



列聖御製衣範

哲宗朝

16  
2312  
39





和  
2313  
卷40-39

列聖御製目錄



卷之一百一

哲宗大王詩

文

卷之一百二

哲宗大王文

哲宗

列聖御製目錄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列聖御製卷之一百一

哲宗大王

詩

年豐

萬物豐登世吾民樂無窮  
東土三千里盡在造化中

即景

天無一點雲方塘照月色  
水面涼風動魚兒隨波躍

憫旱

哲宗

列聖御製卷之一百一



旱氣何太甚衆人祈沛澤是予否德歟六事以自責

臘雪

宮樹凍雲合六花飄滿空臘前三白好憂國願年豐

雪晴

風捲宿雲去朝日上玉峰宮簷瓊瑤碎落地響琤瑳

雪月

月出海上天明光最先東康衢聞歌聲知是古今

同

臘日

臘日祭 先祖三代禮則然軒架樂九成功德被管絃

水仙花

冰骨與玉肌凌波不染塵未花尋常看花開別樣新

松

園花十日紅嶺松萬年蒼勁節常不改能知耐雪霜



竹

我愛琅玕樹貞心自葆青無塵終不掃瀟灑近紅亭

梅花

東閣寒梅樹枝枝春節回行尋暗香去疎藥四三開

石榴

五月纔開花今日見實紅來自安石國胡為種此宮

菊

候霜獨畱春開花在上枝秋容淡老圃把酒翫遲

梨

摘食一枚梨津津滿仙香非特好於口神清又氣涼

蓮花

雨灑葉珠轉露含花腮紅看來嬌如笑拓窓納香風

牡丹

舊查新叢生帶露花半開春暮獨繁華對爾斟香



及聖御製卷之一百一

孟

天

天形如鷄子至高無私明地氣下應之萬物自化生

日

初從暘谷出瑞色麗乎天化國自舒長無私照山川

星

碧空珠子滿比如奕奠杵行止皆天氣四海得明明

地

廣厚又至順品物應節新變化調五穀資生億兆民

元日

元日夜新服延客開賀筵小子無疆祝 聖母壽萬年

放籠鳥

開籠放山鳥揚揚意氣新翩翩春林中爾作一閒身

立春

哲宗

列聖御製卷之一百一

四



天地三陽和萬物初生時  
千山含春意此理有誰知

書案

玉案甚有功能潤古今  
文對越先王典晝宵熟翫勤

鷄

花冠錦羽衣喔喔守時鳴  
主人聞聲起孜孜念欽明

橘

南州多此樹叢叢自成林  
嘉實凌秋芳味香色黃

金

上元

千門燈火張月色共無邊  
萬姓皆歡樂和氣自瑞烟

登芙蓉亭敬次 肅廟朝御製韻

春日芙蓉亭登臨細風靜  
萬花浮方塘活水滿玉井  
林葉敷榮華奇觀入筆乘  
蒼鬱間紅紫管領四時景

立春

天氣有意始動春物物含青  
自生新播厥百穀從



此時年年登稔樂吾民

春和

皇天造化萬方春  
細雨花開又滌塵  
物物靜觀皆自得  
思同此樂我民人

無題

昨夜春光入禁城  
芸芸萬物已含生  
太平佳節人人喜  
甘雨和風樂歲聲

喜晴

積雨初晴動微風  
偶來觀稼上林東  
收斂神功天所使  
從此今年可占豐

慈慶殿陪 慈聖避暑

蓬萊殿閣接雲開  
敬從 金輿避暑來  
閬苑清風神氣爽  
奉歡此日萬年盃

小酉齋齋夜有吟以示本閣諸學士

得風德而四海隆  
予南面而能治已天  
以休而授景福  
顧明命而加勉耳

偶吟

天下萬國開地上  
山海載五品如日明  
萬物樂自在

東朝誕日御春塘臺設耆老科



南極遙斟北斗盃 慶辰長樂進箋迴年年但願  
如今日敷錫恩推壽域開

卽景

殿上明月照此時風又清池邊雙鶴舞戛然相和  
聲

登耒老閒亭

天有此山有此亭 先王警蹕幾時停至今傳誦  
不忘化草木依然舊日青

春色滿宸苑

和風麗日際芳辰此地來遊物色新 烈祖大德

仁爲基感發予心樂萬民

仁陵幸行時坡州行宮

秋風輦路十分清最喜吾民穡事成信宿坡宮高  
枕夕野歌營吹摠歡聲

東朝誕日御春塘臺宣饌大臣耆社諸臣

長樂祥雲化旭舒上林樗萼綻紅初年年獻壽稱  
觴日松柏岡陵祝有餘

仲春閣中示諸學士

春色西清早瓊林有惠風賞花修故事樂與近臣  
同



敬次 純考御製韻

大報壇高日月明顧瞻周道砥如平齋居肅穆洋  
洋在寓慕風泉百感生

示流霞亭閣臣宴席

名亭湖上出故事按今遊寄與黃封去紫霞激灩  
流

奉醽流霞亭諸大臣宴席

詠觴追故事絃管飾昇平寄與黃封去應知一體  
情

東朝誕日宣饌大臣國舅耆社諸臣

寶曆 東朝賀慶辰庭萱抽綠駐長春登筵耆耇  
山呼祝南極延年壽曜新

上苑春日

彩閣雲中起微風水面來此時萬花盛觴詠我心  
開

社稷祈穀親享日敬次板上韻

牲幣躬祈大有年明禋我禮遙追前元來黍鼎鳴  
今夕天意恭知不偶然

奉謨堂展拜後親試講製文臣

珠室金紉敬審廻宣呼學士到蓬萊青春滿酌黃



封酒特許歡遊盡日陪

映花堂齋宿

列聖尊周大義明 皇恩長頌再昇平  
心香一炷清齋夕 北斗京華百感生

華城幸行

曉風拂拂屬車塵 祇謁園陵感慕新  
草木至今霑雨露 崇岡長護萬年春

領樞鄭元容 今年恰滿八耄日  
下五雲舊甲重回此誠朝廷吉祥之事也  
迺於回榜之日特宣几杖庸寓尊年之義  
謹遵 列聖故事

以一詩申之

寵宣杖几事光前三達如卿五福全  
內醞盈盈仙樂奏 簪花重拂曲江筵

君子亭觀諸營試射

五雲齊上萬旗紅 觀射和門日正中  
水色山光爭入畫 且教黃菊映丹楓

文

四和序

壬子

元亨利貞謂之四和也 仁義禮智謂之四和也 孝悌忠信謂之四和也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 父子



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謂  
之四和也以孝悌爲本以仁義爲用天下治而蕩  
蕩巍巍民無能名焉堯舜之和也洪水治而民安  
其業人有善言則拜之大禹之和也執中立賢無  
方湯之和也視民如傷以禮樂刑政爲治之本文  
王之和也是則古聖王相傳之四和也君令臣恭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謂之四和也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謂之四和也恭恭怡怡切切惓惓  
謂之四和也穆穆皇皇申申夭夭謂之四和也戰  
戰兢兢侃侃誾誾謂之四和也寬裕慈惠溫良恭

儉謂之四和也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  
也惠其使民也義謂之四和也君行仁政臣則盡  
忠民得其業天下歸仁謂之四和也邪言辟公言  
納佞人遠正人近謂之四和也君子懷德小人懷  
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謂之四和也仁人在位賢  
臣在朝國治民欣有恆心有恆產不失其所隣國  
欲效其道謂之四和也一行一住一語一嘿盡合  
其道謂之四和也今日行一事明日行一事今日  
辨一理明日辨一理因其高明謂之四和也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謂之四和也



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謂  
之四和也母側聽母噉應母淫視母怠荒謂之四  
和也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謂之四和  
也人之所惡亦惡人之所好亦好見善如不及見  
惡如探湯謂之四和也顏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  
飲不改其樂子路敝緼袍與狐貉者立而不恥曾  
子之養志子夏之賢賢謂之四和也凡爲人子者  
得一食必以食父母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  
得一衣必以衣父母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  
此皆四和中流出者也豈不警歟

楓臯集序

甲寅

予小子奉 慈聖明命纘承丕緒顧惟寡昧夙夜  
栗栗祇懼今六載于茲矣使我外祖金忠文公在  
者以所受知於 正廟所鞠瘁贊襄於 純考者  
輔導迪棐予不逮當何如也而典型已邈俯仰有  
不慙遺之歎矣舅氏領相哀公詩文付剗劂將布  
之于世公之學源家庭發爲事功固已耀國乘載  
輿誦而惟其用心仁惻一循天理則真正大識見  
出自真正大力量讀是集者自有以知之予其敢  
私於公哉



領府事鄭元容回覲宣醞謝恩日贈序

丁巳

位登台司年踰七耄而琴瑟在御醮期載至三子皆以官俸供歡觴豆卿家福祿世所罕比真國之嘉瑞也使人人如卿之壽而得兼今日之會豈不盛哉予亦望卿之壽而希卿之福矣

五倫行實圖重刊序

戊午

集古忠臣孝子烈女盡分所事圖紀詠贊譯音而著之編曰三綱行實采諸賢處長幼朋友可爲法而附以宗族師生者曰二倫行實二書先後出於英陵靖陵盛際各行數百年匯而合之集成于

正宗朝命之曰五倫行實於乎媿矣五倫者天理之懿則人事之當然宜若無待於外各盡其固有之常而世級寢降風俗日漓民鮮能知其所稟盡其當務所以闡明而導率之者寔君師責爾我祖宗繼天立極聖神相承凡教民成俗之方宏綱大規靡不畢舉而是書之作尤爲易知而易感其牖迷啓蒙訓迪誘掖之意至矣盡矣是書舊有板本前冬不戒于火遂命內閣重刊而印頒之其于列聖闡倫惇典之政曷敢曰克有繼述而若夫眷眷斯民扶植風教之苦心至意庶有所孚諒



焉

奉謨堂移奉記 丁巳

惟我 列聖御製御筆舊于大造殿掖垣之外  
曰 奉謨堂地勢僻絕間架狹窄歲年滋久丹雘  
已老丁巳春與內閣諸臣審度相基於摛文院之  
北拓大酉齋而稍廣之而新之工既訖予躬將移  
奉之禮召見諸閣臣競相攢幸焉嗚呼 雲漢之  
章上齊兩曜球璧之傳下垂萬世玉府珠臺地分  
深嚴琅函金箱天香密邇是閣之尊且重自昔伊  
然而在今日密邇之榮尤有別矣古人之言曰欲

法堯舜先法祖宗凡典謨訓誥之體禮樂刑政之  
用寫之琬琰煥乎有章予小子堂構之責卽 先  
王志事之是繼是述焉而若其有謨有猷出入告  
予朝夕左右輔導不逮亦有望地親職比之諸學  
士

贈領議政永安府院君金忠文公 祖淳 神道

碑銘 并序 戊午

忠文金公予外祖也歲己酉小子以 純元聖母  
命嗣有丕基上自 祖宗心法下至民生休戚靡  
不畢舉於遇物之誨而公之爲國忠蓋居家孝謹



一言動一事爲朝夕承聆於侍權之餘獲詳公德業終始焉昔正廟在宥彙進羣彥托契昭融於斯爲盛而受聖明特達之知心膂以倚之肺腑以寄之感激輔幼之遺托夙夜盡瘁乃心王室篤棐我純考三十載大猷式至今衍休靈長者惟公一人是已公諱祖淳字士源號楓臯金氏系出安東高麗太師諱宣平寔爲鼻祖至我朝有諱尙憲左議政文正公嘗斥和拘藩不屈明大義於天下再傳而有諱壽恆領議政文忠公領袖士林被已巳禍是生諱昌集領議政忠獻公當景廟寢

疾決策建儲並子若孫三世殉壬寅禍曾祖諱濟謙承旨贈左贊成祖諱達行贈左贊成考諱履中府使贈領議政元配平山申氏牧使諱思迪女繼配咸平李氏進士諱衡玉女並贈貞敬夫人公元配出也以英宗乙酉八月二十三日生幼而穎粹端重動止異凡兒髫齡課讀被塾師訶督忽一日不知所在家人四訪則就僻奧處手一卷書披閱不掇蓋出於憤悱啓發自是文辭日進其天姿近道自嶽降之初已如此正廟乙巳登文科上召見甚喜曰文正肖孫初諱洛淳至是上賜



今名遂授法從職俾處深嚴以宿儒待之晚來愈  
重之諭 東宮曰斯人也必不以非道導爾爾其  
師之庚申 純元王后膺 世子嬪選甫再揀  
正廟禮陟公哀毀若喪考妣玆戮力輔 嗣王克  
盡追先報今之義至壬戌舟梁禮成時 純考冲  
年也未及謁文廟或言 太廟親享之前不可先  
行釋菜公移書時相曰 太廟享祀之外尚有歲  
時展拜 聖上尙不知先師廟庭漢高祖首祀夫  
子實基靈長之業釋菜雖先於 廟享不可謂失  
禮也於是朝議是之遂稟請而行之辛巳 孝懿

王后當合祔 健陵而陵自始封泉漏沙崩頻年  
修築公用是憂懼援朱文公議永阜陵故事言  
健陵兆不可以爲千萬年圖遂卜 顯隆園右岡  
遷奉之是役也公周流覽相積有賢勞而不少憚  
焉此公之博雅典禮務盡誠敬用昭一代之制作  
也辛未有關西土警京外騷訛公不動聲色密贊  
機務彌綸奠安民情恃以無恐及賊平道臣擬行  
戶布公以爲今日西土之急務在裕民食鎮民心  
若此事則已治已安之後方可議也明其利害得  
失之分勸廟堂挽止道臣從以寢之西土賴安此



公之發慮憲運籌策隨機應變有過乎安石濟蒼生之量也公於義理秉執素嚴峻洞見其源委頭顱援譬譬劃物無遁情丙寅之大懲討公書勉宰執必從寬貫而羣議不合公深憂其干連多註誤屢言於朝獲全者衆蓋公以栗翁主調停爲一副義諦而羣議所激終不可得焉則尚復包涵茹納與共和平之福豈特公所處乃然也此公之器度寬弘容物畜衆真古所謂至公無我之大人也公處休戚與同之地身佩邦國安危名位遭際如彼其隆且燦矣尙小心謙牧不與朝廷機密而 上

有事必詢卽緘辭以對旋削其藁每入告出順歸美于 上功利所及世或莫之詳也平居教諸子以義方公在玄巖鄉廬聞仲子科報無嘉悅色貽書責勉言甚峻正人服其戒盈之意中年卜玉壺小築以時休沐屋宇甚樸陋燕居之燠室廡二架賓至不能容服飾器翫初不經意惟左右圖史泊如也 翼廟在春邸爲府夫人令度支建一堂于墜平坊本第公時在黃驪丙舍及還見其戶牖雕鏤甚不怡竟改之此公之冲素守約爲公私畱餘不盡之福也家素貧殆屢空及貴不以封殖畱心



俸廩之餘悉散與親戚久要以及疎遠其門生僮  
隸之晨夕門下者以百數計一視無厚薄各得其  
懽心和厚所積自底於膺受多祉此公仁愛入人  
之深到于今稱之者也於經史諸子博洽貫徹發  
爲文章率清健雋雅自成大家軌範若其服襲詩  
禮淵源濂閩真知實踐又非俗儒淺學所可希到  
也其從宦踐歷於公不足多焉而皆極一時之選  
叅外而說書檢閱待教弘文正字陞六而東學教  
授副校理兼持平掌樂院司僕寺正書狀官掌令  
文兼直閣應教陞通政拜同副承旨叅議兵刑吏

禮工五曹大司諫兼輔德進嘉善階兵曹禮曹叅  
判同知春秋館副摠管摠戎使副提學壯勇使特  
授兵曹判書知義禁藝文提學知經筵實錄事加  
正憲奎章閣提學刑曹禮曹吏曹判書同成均知  
敦寧大提學知成均陞崇政判金吾禁御兩營訓  
局大將提舉宣惠廳觀象監壯勇營軍器寺尙衣  
院司宰監內醫院惠民署宗簿寺內資寺司僕寺  
典設司及壬戌 嘉禮超輔國封爵爲永安府院  
君領敦寧府事公晚益謝却世務養閒於三清小  
無俗軒一日公退宴笑如平昔無疾而終時壬辰



四月己卯也享年六十八訃聞 上震悼遂舉哀  
撤朝市弔賻隱卒加禮焉 親撰侑文而祭之贈  
領議政諡忠文癸巳四月命從享 正宗廟庭配  
青陽府夫人沈氏正郎諱健之之女吏曹判書諱  
宅賢之曾孫稟性幽閒儀度貞淑大婚以後門闌  
爛然謙謙不自安非有不得已不入大內入必旋  
出曰外人不可久畱公嘗以女士詡之先公四年  
而卒 春宮臨弔私第壬辰六月始葬公於驪州  
孝子里丙申遷于白石洞至辛丑又改窆于利川  
加佐洞坐壬之原府夫人耐焉男長道根文判敦

寧出爲贈左贊成龍淳后次元根文叅判次左根  
原任領議政女長 純元王后次適判官南久淳  
次李謙在今判書次李肯愚承旨庶女李秉益前  
郡守道根繼子炳滄今叅判女李寅夔前叅判趙  
章鎬今牧使趙秉夔判書庶子炳陶今郡守元根  
子炳地前承旨庶子炳阮前郡守炳陸前持平女  
沈宜薰檢書官左根繼子炳冀前判敦寧 純元  
后誕 翼宗大王三女明溫公主下嫁東寧尉金  
賢根福溫公主下嫁昌寧尉金炳疇德溫公主下  
嫁南寧尉尹宜善 翼宗誕 憲宗大王 憲宗



無嗣予小子入承大統南久淳子秉哲今判書秉  
吉今叅判女金炳冀趙龜熙李謙在子承緒前縣  
監承緯今縣監承紀今司果承維承純今承文正  
字女韓章錫進士李肯愚子純翼今縣令正翼承  
旨嗚呼往在昔年予小子遭家艱否維持全保得  
有今日罔非我 純考暨我 純元聖母之恩之  
德與天靡極而亦惟公實左右之矣公之卓然事  
功固已垂竹帛勒鼎彝固不待更加讚頌第惟躬  
效文字之役壽其貞珉俾闡幽堂者小子甫閱諒  
陰慕深羹墻以所未報於 聖母之思敬爲公特

寓表章之萬一云爾謹系之以銘曰

翼翼忠文 正廟蓋臣世篤有受明良協寅心膂  
托重斷自 睿掄感激圖報終始彌綸秉執之嚴  
精義攸存不越繩尺沛乎逢原公耳無私朝廷是  
尊正色紳笏望儼卽溫鎮物德量間氣喬岳發揮  
焜耀寔資邃學堯舜治謨密勿帷幄江漢秋陽至  
象浩濯繫惟 純考久道化成公實忠順鞠瘁溥  
誠求古哲輔孰埒大名勳高不伐退然戒盈三清  
水石圖史整暇君子勞謙巨木支厦浹仁導和邦  
籙景迓從與配餼餘庥承藉嗟違親炙小子何知



詳聆 聖母采切追思曷云揄揚抽情綴辭 宗  
祐永賴視茲豐碑

贈領議政永恩府院君金忠純公汶根墓碑

銘 並序 ○

有國治理之隆必有偉人左右厥辟軀元氣勻太  
和措國勢於磐石之安紀成績於鼎彝之重當世  
被其澤後人頌其德者歷代名臣碩輔班班可稽  
若予外舅金忠純公卽其人也公諱汶根字魯夫  
號四教齋安東之金以太師諱宣平爲始祖勝國  
本朝名德相嬗在我 仁 孝 顯 肅 景

英之際貞忠茂伐益大而昌惟文正文忠忠獻四  
世三公秉大義拘藩獄服勤勞死王事忠愍以承  
旨贈至贊成諱省行以布衣當壬寅同父祖禍國  
史詳焉屢贈至贊成予卽阼特贈上相諡忠正是  
生履長牧使贈贊成是生願淳贈上相公之考也  
妣贈貞敬夫人全州李氏奉事觀洙女生公之考  
曰麟淳府使贈贊成以履長第三男出爲贈判書  
履直后實贊善文敬公元行之孫以上可不譜而  
知也妣贈貞敬夫人韓山李氏判書文敬公台重  
女繼妣贈貞敬夫人全州李氏學生東沆女繼妣



五聖御集卷之一  
贈貞敬夫人平山申氏學生賦女也申夫人以  
純祖辛酉十一月二十五日生公公始由蔭補辛  
丑除監役擢遲郎潛乙巳拜金化縣監翌年因巡  
使講嫌棄歸庚戌忠勳都事辛亥坤殿膺德選授  
公同副承旨仍拜領敦寧府事封爵爲永恩府院  
君自是十三年之間典訓禁摠扈之任於禁再典  
焉兼管諸司提舉間除勳府舟橋宣武備局三政  
釐整堂上此蓋公仕宦大略也公幼而雋穎孝友  
天植及長志物忠養先意承順歿而致哀祭而致  
敬伯氏早世拊恤姪女無間已出與仲氏同垣而

居長枕大衾和樂湛孺至老且貴而愈不衰治家  
雍雍如也一以和粹爲主賑貧恤窮如恐不及宗  
族知舊咸得其歡心薄試小邑廉謹著績吏民懷  
之豎碑而頌惠繪像而餼享此又公居家處官之  
大略也自壬戌秋示憊竟以翌年十一月初六日  
考終享年六十三甲子正月十四日葬于果川葛  
峴負子之原穿夫人兆而窆焉遵治命也初娶贈  
延陽府夫人李氏判書贈贊成孝簡公龍秀女柔  
嘉婉嫵有女士之譽先公三十九年歿無育再娶  
興陽府夫人閔氏贈執義懋鉉女有一男一女男



炳弼前叅判女明純中宮殿嗚呼公自戚聯王室  
奉我 太母懿訓以謹慎儉約四字拳拳服膺爲  
佩持之符出入禁密小心抑畏掌戎垣而壁壘改  
觀典諸寺而庫藏充羨蓋約已奉公之見於施措  
者也常以節財裕用勉勵於予及病革呻嚙之中  
猶以此附陳之其憂愛之誠斯可驗矣以公才猷  
識量出膺世務宏籌碩畫宜其布濩廊廟而拘於  
官制不克大展拓昔公先兄正文受予心膂之寄  
正色立朝楷範一世聲施渥澤普博淵永廩廩乎  
三事承弼之任惟謙牧自虛持守彌堅不忍遽奪

其志天又嗇其壽矣予至今惜之今公之逝念之  
重可悲也然經緯密勿謨猷良顯獻替裨益惟日  
贊襄譬若泰山喬嶽功利及物而運用之妙藏於  
不聞不見之中予惟不言孰信其美哉儀曹以公  
赴聞予哭于朝致賻有加致侑如禮有司議節惠  
特批忠純按諡法慮國忘家曰忠中正精粹曰純  
公之藉手事君惟在乎忱恂肫篤而已未一疏克  
正邦禮永有辭於後世予於隱卒致祭之文所以  
反復而屢致意焉者也嗚呼是可以表而揭之詔  
百世而不朽公歟遂爲之銘曰



詩禮忠蓋曰有先故孝友敦厚蓋由天賦佩持四  
教自托肺腑憲憲訐謨赫赫位遇凡厥功施所受  
有素繫惟競爽光贊布濩先王世獻尺疏陳籲  
辰告懇懇用節民裕言爲國典德爲世慕特揭其  
綱刻珉于墓

懷平君

明墓碣 戊午

我本生伯氏懷平君卒逝之六年己酉予承太  
母命入纘大統首晰甲辰寃案慈旨也又九年  
戊午始舉封爵贈秩之典嗚呼尙忍言哉伯氏初  
諱元慶後改諱明思悼綏德敦慶弘仁景祉章

倫隆範基命彰休贊元憲誠啓祥顯熙莊獻世子  
之曾孫世子誕我正宗大王正宗有第三  
人其長曰恩彥君諱祖良娣林氏出也始恩信  
恩全俱夭物正宗憂先世血脉之單危撫  
恩彥而曲保之恩彥有五子全溪大院君諱  
曠序居第五伯氏寔大院君之長子母完陽  
府大夫人崔氏學生秀昌女也伯氏以純祖丁  
亥九月十一日申時生儀容秀美稟性和粹及長  
事父母柔婉無違奉先極誠敬處昆弟盡友睦平  
居無疾言遽色雖僕隸之賤必曲加恩意舉莫不



心悅誠服其德器行治殆未學謂學而儼然若成人規度焉 憲宗甲辰秋亂言胥煽奇禍姦發伯氏實無少緇滓而竟以時象孤疑不克保有厥終方其臨命之時天忽大雷電以雨嗚呼冤鬱之氣上干天和而然歟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予與伯氏遭家多難崎嶇艱棘於風濤憂畏凡三世而伯氏竟又遘未盡之慘殃不能同享今日之安富尊榮是伯氏當其極否而予小子獨受其泰矣嗚呼南面千乘亦復何心哉伯氏之卒在是年九月初六日距其生甫十八初葬楊州重興洞慟實蒼黃殮

窆不成禮以丙辰四月初八日改葬于抱川仙壇里枕甲之原 大院君兆左第五岡也嗚呼予小子銜恤茹痛十有五年于茲矣今焉天道環復九地之冤白於日星一品之秩榮及泉隧始命樹石於墓拉涕而書之嗚呼尚忍言哉

孝定殿進香文

巳酉

嗚呼蒼蒼者天不祚我家邦理實難謀以我 兩慈聖止慈之德何忍見此逆理之慟嗚呼痛哉 大行大王冲年嗣服 睿智特達十五載邳隆之化囿民庶於太平之域天若假之以年壽堯舜之



治庶幾可及嗚呼惜哉臣以支裔受命 東朝入  
承大統材菲德薄戰戰兢兢惟恐不克負荷於昭  
陟降必鑑臣心 因封之期漸屆愴慕之私益切  
用薦清酌恭冀降格

永安府院君金忠文公

祖淳

青陽府夫人沈

氏致祭文

癸丑

太母之門媿古塗莘載誕 聖妣丕贊 宗禋公  
克左右休戚義均正大光明經濟彌綸惟功與德  
史述罕倫爰暨賢配秉心篤純有儀有則之敬之  
恂藐予嗣服甫四閱春顏範未承忱誠莫伸 太

室奉冊古禮式遵 長樂進號僉謀是詢遇茲慶  
會緬惟外親禮侑誕宣替遣近臣有洞其酌冀格  
明神

全溪大院君祠宇親祭文

維皇 伯父懿德純行謙約謹慎保茲艱貞積厚  
發遠濟屯以亨哲範媿美內助是資生我劬勞恩  
斯勤斯小子不天夙嬰險巖無 母何恃廿閱鑽  
燧自家而國冥麻攸暨祿不逮養欲報何地 院  
號 廟貌 德興是遵時節展省情禮粗伸况茲  
慈睟舊甲今辰星霜易遷栝棬雷澤籩豆有秩柔



餌燔炙降監孔邇庶垂歆格

綏陵遷奉進香文

乙卯

小子生晚未及覩 皇兄盛明之際而自在舊勞  
之時追頌 仁聞厚沐遺化逮夫奉 慈聖明旨  
踐位行禮今七年矣三朝萬幾之暇擎 謨訓則  
皇兄心法斯在閱圖史則 皇兄手澤如新而溫  
文英達仁孝聰明之盛德光輝則已邈然如誦說  
堯舜時事矣俯仰之慕不翅羹墻而 慈聖春秋  
日隆壽考康寧疆場之內粗無事擾是皆 皇兄  
孝感與夫冥冥篤佑攸致小子之所受成天地也

河海也惟茲 仙寢再遷之禮其所以莫慎莫謹  
小子之心猶 憲宗之心而亦惟我 兩慈殿十  
年來憧憧瞿瞿罔或暫弛者也穆卜允臧迺在於  
八陵月遊之地 神理人情庶幾無憾此又 皇  
兄孝感 皇兄冥佑也伏况 徽慶園 仁陵緬  
奉之在於同時先後由我 東朝苦衷至誠而小  
子之承奉無違亦惟以 皇兄之心爲心則舊慟  
新慕有不能自抑嗚呼 湖弓莫攀 灤和復臨  
百官軍民之奔走窳號若喪之初在小子靡逮之  
私惟是夙夜祗慄永紹休命爲萬一報答伏惟在



天之靈庶幾鑑諒也嗚呼嗚呼

仁陵遷奉進香文

丙辰

至哀無文小子其敢有文於今日耶 皇考聖人也詩云文王之德純亦不已 皇考有之矣嗚呼三紀之化巍巍蕩蕩民到于今不能忘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皇考有之矣嗚呼小子敢言小子家事歟若非我 皇考暨我 太母至仁大德小子安得有今日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嗚呼舊兆不叶 慈衷是體新卜吉岡將於今年十月十一日 遷奉于 獻寢之局內萬世永安 雲鄉

如古嗚呼小子始攀 玄宮 天顏如承而 玉音如聞矣嗚呼小子孺慕之私曷以少伸歟俯仰攀號只益罔極而已敢薦瓣香恭冀歆格

孝正殿進香文

丁巳

嗚呼慟矣 慈聖忍棄小子而不少顧戀耶小子忍訣 慈顏而冥頑苟延乎劬勞顧復人孰無慈母之恩而豈有如 慈聖之於小子乎欲報罔極人子之同情而孰有如小子之於 慈聖乎嗚呼小子遭家多難備嘗險釁苟非我 慈聖再造之恩尚可以保有今日乎况已酉大策斷自 慈衷



遠以艱大之業昇之舊勞之蹤國勢岌業茫無涯  
畔踐位行事怵焉自警幸賴我 慈聖簾帷誕臨  
躬贊庶政轉綴旒之危措磐泰之安而遇物之誨  
成遠之謨終始懇懇每教以法 祖親賢我家美  
規苟不經經緯史無以致此輒以讀書明理勉勗  
之撤簾之日進小子於前曰 予於歸拜 先王  
之時治謨得失何以仰告則可乎小子奉 教偃  
僂踖躅迨今追惟凜乎淵谷嗚呼俾小子獲免大  
戾式克今休皆我 慈聖之賜也挽近 頤養長  
樂而國耳民耳不以倦勤小忽鉅細稟裁悉藉默

詔小子何知恃而無恐今焉已矣天胡忍斯嗚呼  
小子畸窮早罹風樹之私痛入宮九年偏蒙我  
慈聖恩勤撫育一食一衣一語一默寒暑之節宣  
興寢之適宜罔非 慈聖之所庇護而間嘗貽惟  
疾之憂必 躬檢藥餌惟日憧憧宵膏達丙不啻  
提孩之保抱小子不肖雖未克仰體 聖意而粗  
竭寸草之誠非有外殿視事不離 膝下左右扶  
將怡愉承奉有生之後始知有人倫樂事以至小  
子之區區家私俾盡施報靡不用極亦惟我 慈  
聖之恩之德之賜也天高地厚小子曷報平日所



默禱惟願 慈齡彌邵 慈候彌寧永享千乘之  
養長奉三朝之歡昨夏康復實賴上天陰鷲小子  
之慶忭攢祝曷有其既而今春識喜仰順謙抑之  
慈志雖不敢責飾多儀尙有明年豐亨之期竊自  
屈指以俟不肖誠薄獲罪神明未遂祝岡之願竟  
作終天之恨嗚呼慟矣此何人斯嗚呼以任奴之  
聖躬堯舜之行孝友恭儉敬天恤民 慈聖之德  
也六宮頌穆葛之化八域覃雨露之涵 慈聖之  
恩澤也明義理於日星嚴淑慝於袞鉞 慈聖之  
秉執也再臨聽政贊 寧考未卒之志繼 宗國

幾絕之統 慈聖之功存 社稷也哲后聖妃從  
古何限而殆載籍所未有之至仁盛烈也奈自洊  
遭疚憾以來常忽忽少樂長在靜攝壽未期頤竟  
止於斯天於大德之必得何其嗇也嗚呼慟矣乃  
茲追上徽稱曷稱 慈德之萬有一焉而 皇考  
之功祖加隆節惠改上寔遵彝典少伸愴舊慟今  
之私竊惟 慈衷庶慰於冥冥中矣嗚呼 仁寢  
緬奉 慈聖所積年苦心幸克舉下每指殿南遙  
岑而 教曰此我萬年之宅畢竟同隧奉有 慈  
旨天誘運叶禮將合耐象設既同 月遊無隔



神理人情庶其無憾耶嗚呼八字傳心之符是小  
子沒齒鏤肺而此生此世更承 慈誨於何地更  
酬 慈恩於何處子子小子何恃而爲命何賴而  
爲國俯仰穹壤靡所逮及欲言而聲塞欲文而腸  
摧披血和淚略訴至哀之衷庶幾 陟降怛焉而  
垂憫焉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永安府院君金忠文公

祖淳

青陽府夫人沈

氏致祭文

戊午

公之去世于今二十有七年國家事變無窮而乃  
有今日之慟公其知之乎不知乎小子恃而爲命

惟我 太母仰而望成惟我 太母今焉萬事已  
矣 因封條成 虞卒遽畢皇皇瞿瞿益無所逮  
嗚呼公與賢配不沫之靈在天上歟趨侍左右於  
雲鄉陟降之際而惕告我八域失恃之慟在地上  
歟見予小子熒熒在疚邦國凜如一髮而其不怵  
然而懼藹然而憂哉想公明靈必不止於驚動悲  
摧爲一家一己之私而已矣予小子自遭鉅創以  
後震剝靡屆欲一綴文字訴哀冤而慰明靈以國  
制禁大小祀禮有所拘情亦未伸矣今以予小子  
之戀吾 太母溯以思之吾 太母之戀父母與



子小子之戀吾 太母何間焉吾 太母父母之  
戀吾 太母亦何異於吾 太母之戀小子也謹  
遣近侍告于明靈涕泣而薦之公其知之乎不知  
乎嗚呼痛矣

孝正殿酌獻禮祭文

小子今舉丈夫子矣天地 祖宗之所付畀邦本  
民心之所維繫卽惟我 聖母平日蘄望之攸推  
積慶之攸暨也小子舊勞于外入承丕緒 聖母  
之命也天立厥配克正壺範 聖母之命也提撕  
訓誨於君國子民之道恩勤顧復於起居飲食之

節俾小子垂拱仰成思免厥愆何莫非 聖母所  
賜也小子年紀鼎盛而祚胤尙遲 聖母深以爲  
憂嘗 教曰元良誕生國勢增鞏 予復何望哉  
眷眷 慈誨玉音尙在今焉 宗祏托主鬯之重  
而 長樂違含飴之歡欣悅之情將何控引悲哀  
之臆將何宣抒嗚呼遭創以來含恤茹痛婢婢靡  
依若涉大川之無津涯仰資 雲鄉陟降之 靈  
垂憫而默佑之貺此一有之慶使小子依以爲命  
焉而若夫秋冬之際青臺告禋星彗於太微之躔  
雷轟於純陰之候殿屎民生泯泯焚焚罔有定極



泮渙形矣一自震夙之日民志大定浮訛頓息不  
遑寧居之流舉皆安生樂業拭目延頸欣欣相告  
近自京輦遠至陬澨振起鼓舞於驩聲協氣之中  
若置郵而傳命焉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基於  
今日小子何德而堪之亦惟曰我 聖母賜也遇  
喜廣惠厥有彝典蕩瑕滌垢蠲租減征追述 聖  
母與國咸休之德意 慈天雨露煦濡率普八域  
含生益切於戲之思猗歟盛矣元子誕彌之日纔  
過三七而天縱英標岐嶷覃訃小子不敢私其喜  
聖母尚或監此心醜假悅豫於冥冥之中歟前月

攝告莫伸菲忱謹諏穀朝祇薦洞酌庸寓如事之  
義以冀居歆之眷伏惟 慈靈庶垂英顧嗚呼痛  
哉

懷平君 明 致祭文

嗚呼予何忍爲文而侑吾兄乎吾兄心事天日之  
所監臨 太母之所照燭予何敢私也吾兄之殉  
倏焉十有五載矣星紀一變天道回環九地之寃  
案克伸百年之門戶復立馳秩推同休之義封爵  
舉未遑之典神理人情兩無憾焉兄其知之乎其  
不知乎 宗祊迓休元良誕生旣祇告 先王



先后追溯本源亦已奠侑於 恩彥君 大院君  
祠宇兄亦有知其必欣悅慶忭於趨侍左右之際  
也閔予小子未堪多難風霜百劫備嘗險阻只有  
三數兄弟相依爲命 先人血脉不絕如綫得有  
今日豈夢想之所期乎使吾兄獨當蹇否之運而  
予則處南面之尊夫何樂焉茲忝近侍庸葺洞酌  
悲苦填臆言不以文技涕寫哀靈庶鑑歆

永安府院君金忠文公

祖淳

青陽府夫人沈

氏致祭文

宗祊迓休元良誕生實惟皇天

祖宗默顧陰鷲

之眷亦粵我 聖母平日保佑憂念之攸暨值此  
罕有之慶彌切愴慟之心旣行酌獻禮于 孝正  
殿仰想 太母悅豫於陟降之際而永惟我公及  
夫人之靈必當從與懽欣矣嗚呼以公及夫人先  
憂之念同休之義惓念邦國此果何等時也 太  
母禮陟甫周一歲災異畢興騷訛四起懍懍然綴  
旒累棋未足以喻其殆何幸天命維新民心底定  
國勢自有磐泰之安今於眷顧蘄向之會策勉振  
勵庸答天心 宗社無疆之祿實基于此公與夫  
人之靈亦想告于 先王 先后永贊我萬億年



默佑矣孺慕之慟益甚於昌熾之辰同慶之告不殊於幽明之間謹替侔酌用冀顧歆

孝正殿誕辰酌獻禮祭文

己未

嗚呼慟哉 太母之棄藐孤儵焉已三年終制之期且屆 德容寢邈 玉音日遠窮天厚地慟冤何極 太母聖筭止於六旬有九矣方其景命滋臻 寶曆彌長內以宮掖外以朝紳暨夫八域含生之倫屈指延頸思見稀齡大慶將崇賁多儀永錫難老 眞遊遽促菲誠莫展風樹靡定而千乘之隆養不待岡陵如舊而 萬壽之遐祝無地是

月是日歲歲有之于何供歡于何識喜只有悲苦填臆淚盡繼血而已以我 太母止慈之心庶鑑小子今日之慟乎 祖宗艱大之業托畀於熒然一身百官萬姓依於小子小子將疇依焉天旣篤棐而錫之胤以衍我 太母垂裕之福而乃又不慙而奪之速以憾我 太母陟降之靈於冥冥之中理有所不可諶情有所不可抑矣痛甚者其愈遲哀極者不以文惟是哭葳洞酌仰冀歆格嗚呼慟哉

孝正殿酌獻禮祭文



死聖御製卷之一百一  
三十四  
惟我 太母棄諸冲子鑽燧屢夏徂光焱駛中月  
之期儻焉屆止先王定制式有喪紀禮不敢過情  
曷能已於戲 聖德萬民天只煦妯覆育 耿光  
孔邇旃屋覃仁匝域昭被磐泰奠鞏永世衍祉媿  
今勛華邁古任姒金石象成闡烈揚美匪直彤管  
撫于女史閔予創鉅惇然何恃咫尺養心莫承  
慈旨饋則親奠膳猶舊視三年通喪折衷俛企縞  
織去身若痛在始赫赫 清廟百世禋祀永寓孺  
慕允愜 神理祇歲哀悃馨香明水

永安府院君金忠文公

祖淳

致祭文

庚申

天挺英姿卓冠一代德厚文博功崇業大究克有  
終蘊在厥初周旋邇密赫播聲譽時際 健陵受  
知也深托付之隆維簡在心俾以肺腑屹爲柱石  
擎之奉之維朝維夕左右納誨繼善述善惠洽陬  
澁澤流肖螭夾輔 一人用答 先王配食 廟  
庭厥休彌彰鼎湖弓劔聿回舊甲獻酌 眞殿采  
增愴悒緬懷昔日一堂風雲契合昭融賢臣 聖  
君載慕載仰載嘆載咨載遣近侍宣侑于祠數行  
之文手自撰綴庶幾神格式歆芳餽

全溪大院君

完陽府大夫

龍城府大



夫人祠宇親奠酌文

辛酉

嗚呼小子之遭家多難舊勞險尙忍言哉粵在  
蒙孩之齡遽違鞠育之恩至於外氏貫鄉未及面  
承而譜牒佚於家故人事滄桑質訪又無所古今  
天下寧有如小子情理者乎自有省覺以來至慟  
在心蹙蹙靡屈仰賴 祖宗陟降之佑暨我 純  
元聖母再造至恩以小子否德叨承大統 宗社  
托付之重懼不克負荷夙夜栗栗而爰稽彝典凡  
係崇揚私親靡禮不稱二字封爵謂有援考竊喜  
情文允校無憾乎報本之誠豈意不逞妖慝妄希

非望攬幻貫籍敢誣不敢誣之地乎何幸天理孔  
昭奸弄畢露人紀復正確證有載謹以龍城改進  
爵號 璿系碑誌之舊所差誤行將次第釐正是  
惟我 尊靈默誘小子之衷使許多年幽闇之事  
一朝章明倫常不墜 神人胥悅繇今暉之於不  
顯乎雖然追惟既往職由小子忱薄獲戾于天身  
爲千乘之尊旣不及養又遭委巷匹庶所無之變  
致有大謬於必誠必信之典悚慙悵恨南面無樂  
豈敢以幸免終迷究竟就正爲自恕之萬一乎思  
之心寒欲言哽塞茲將躬裸虔告事由伏惟 尊



靈尚庶歆格

仁陵攝行酌獻禮祭文 壬戌

穆穆 皇考欽明濬哲丕顯哉謨無競維烈 陟  
降於昭燕及垂裕耳目靡逮羹墻愈慕三紀邳隆  
刑家御邦化原睢麟教條鴻厯樂利親賢肌浹髓  
淪迎渭大璋舊曆重新惟我 文母配天無疆匪  
直壺猶聖於任姜 簾帷再御濟屯傾否光明正  
大煥乎彤史托畀閔覆恩斯勤斯 長樂承歡萬  
壽爲期 聲容一闕星燧六道宮蒲苑榴節屆千  
秋是年是日明發懷緒揚牒曷追稱觥何所瞻望

梧雲潸然迸涕仵攝裸儀敬葢牲醴

永安府院君金忠文公 祖淳 青陽府夫人沈

氏致祭文

純祖二載太歲維壬拊辰增慕曆周于今秋展  
璇寢恭葢苾享義推褒紀宗臣是想公粵肇軼受  
正廟知托腑承膺乃在斯時入告出宣謹厚純懿  
國賴著蔡利博川嶽小子踐阼 太母垂誨遽隔  
容音采轡愴慨追公騎箕于何考德禁闈尺寸文  
苑軌則特其餘事秉執是視鎮囂以確處險毋貳  
邦禮誕舉 先王所命文祥爰定上天攸慶小心



惕若濟艱爲亨式克今休曰惟共貞珩璜助內有  
範有儀壺塗斯倣家室是宜迓禎名門媿體君子  
德厚氣雍允矣女士茂績旣勤昭休思匹侔侑寓  
感是年月日

卒益平君曩成服日致祭文

癸亥

端慤謹畏蔚爲宗英若金斯鍊如玉庸成我家不  
吊多難共貞海闊島孤風濤時驚寔左右予憂思  
惻惻力殫心苦可質神明眇躬舊勞卜膺橫庚天  
運轉環否極而亨周姓覃恩漢封施榮分采以邑  
錫第于京彌篤素履匪懈其誠謙冲自牧淡戒滿

盈時節起居尺寸有程久矣不呼二豎又嬰日望  
遄復嗇元保精形證漸危太醫是侔哀單遽徹有  
淚如傾稽譜立嗣慰長逝情克體平昔桃祓未行  
中使替奠庶歆斯饋

卒永恩府院君金忠純公汶根成服日致祭

文

嗚呼今日之國勢何如寡躬之倚仗何如而卿豈  
忍捨予而去歟候班之不見面雖至屢朔每聞卿  
以家國爲憂眷眷致意於予可驗精力之尙旺惟  
祈醫治得宜漸復常度豈意遽至於斯歟語曰知



臣莫如君况予之於卿托契昭融休戚與同者乎  
卿趾美忠蓋禔躬孝友處乎家則宗族被其澤處  
乎官則民物受其惠自結肺腑之親小心兢惕繩  
尺不踰蓋謹慎儉約四字是卿平生收用之工而  
我 太母諄諄訓戒亦惟在是故持守勿失奉爲  
貼額之符以之修齊而德業崇以之展施而功利  
博典筦庫而封樁充羨掌韜鈴而部伍整肅常以  
節財用裕國計疊疊於前席之奏密勿陳告何莫  
非一出於純誠而有裨於 宗國最是表顯耳目  
者卽已未一疏闡殷廟之觀德定漢家之議樂永

有辭於萬世也嗚呼以卿才猷識量雖局於官制  
未究廊廟之用和粹之姿淳慤之性天必享之以  
期頤之壽而交須共貞弘濟時艱泮渙者待卿而  
彌綸騷訛者待卿而鎮靖卽就其目下憂虞言之  
予之欲質於卿匪一則卿之欲告予者亦必滋多  
天不憖遺一老今焉已矣嗚呼悲哉桃茆一吊亦  
不得援行古例只遣近臣替告予苦臆卿必不昧  
者存庶幾歆此洞酌

歲首勸農綸音

癸丑

王若曰國之本在民民之本在農農之本在勤未



聞不致人力而能致豐年此勸農之所由作而王政之所由先也嗚呼生民之艱難久矣困瘁極矣其所以安其業樂其生者無農若也而顧今三陽載屆萬品將蘇政是卽田畊作之時也前秋失稔果不流離歟窮餽喫貧亦不捐瘠歟田疇無陳廢之患歟錢鏹無勞苦之歎歟貧富相須則民力足以紓也有無相資則農時可不失也至若畊斂補助之責長吏在焉予方董飭之矣而一或夤緣剝割使不得奠居則階前萬里其將明見手裏太阿本自無私唯我赤子亟圖安集服田力穡祇迓有

秋之慶俾獲如京之美少紓予九重宵旰之憂

歲首勸農綸音

甲寅

王若曰今日卽上辛祈穀之日也念及民情實有憧憧者存省畊而補不足王政之所由先而富者不失其時貧者未獲其利此必然之理也咨爾方伯居畱守土之臣迨此講究毋緩所事種糧則相貸畊牛焉相借俾無一夫失農之歎庸副九重若保之念

飭方伯守令綸音

王若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其本安然後邦



國亦賴以爲安是以自古明王莫不以安民爲固  
本之道矣至於饑寒之極勞苦之甚閭里之愁歎  
日聞蔀屋之徵斂歲加此其故何也職由於貪墨  
之不祛焉耳夫貪墨之害甚於洪水猛獸剝割我  
赤子蕩析我赤子肥已營私滔滔皆是哀彼無告  
之民究竟填于溝壑而莫之恤也則所謂安民固  
本之義果安在哉肆自御極以來深究此弊前後  
令飭不翅申嚴而終未見實效之所著一則寡躬  
之咎也二則寡躬之咎也日前大臣所奏明白痛  
切可使貪官墨吏革心改圖繼自今毋論方伯守

令如有以贓汚入聞者斷當施以加倍之律各須  
知悉誠心對揚庸答予如傷若保之念事自政院  
下諭于八道道帥臣四都畱守使之一體知委於  
字牧之官

安民保民綸音 丁巳

王若曰惟我 大行慈聖以億兆之衆付托予小  
子平日之所教詔焉勉勗焉者一則安民二則保  
民丁寧惻怛之音如傷若保之念藹然春嘘而物  
茁圓顛方趾戴髮含齒之倫得保有今日者莫非  
我 慈聖賜也小子不天奄罹憫凶酷罰痛苦俯



仰茫茫予將何恃而爲命民將疇依而爲生嗚呼  
安民保民四字卽予繼志述事之最急務也顧今  
秋節已暮收穫幾畢而水旱之報種種驚心八路  
年形雖不無彼此之殊統而計之未可謂之少康  
哀彼靡室靡家無衣無食者將不知至於何境興  
言及此寧不傷痛况三南滄壓之慘西北蘊隆之  
酷無往非民憂國計大去處未知守土之臣果能  
勞徠安集不有蕩析離散之患否苟或匹夫匹婦  
不獲其所則是予一人之罪於昭 陟降之靈其  
可曰予有後乎此所以蚤夜一念不敢暫弛于中

者也嗚呼今日近民之官皆我 大行慈聖北面  
之臣也其在追先報今之義宜如救焚拯溺之爲  
不爾而剝民之膚浚民之膏徒事肥己啓不畏法  
爲道伯者又從以掩護不聞爛漫同歸是 大行  
慈聖之罪人也予當以其罪罪之其各體予至意  
凡屬便民之事守令報于道臣道臣聞于廟堂廟  
堂勿憚煩複劃卽講究使斯民安其業樂其生則  
臣主俱榮太平可期咨爾八道道帥臣四都畱守  
守令察訪咸須知悉將此下諭遍曉民間俾知朝  
家憫恤之意



恤京外沴災民人仍寢稱賀綸音

庚申

王若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之於邦其本也自古聖帝明王以愛民保民爲祈天永命之本而仁聞仁政深入民心然後固結而寧謐卽理之常也予以否德臨御十有餘年政令無所悅服恩澤無所下究而近年以來稽事連登使爾等得免溝壑之苦者豈予誠足以孚格惠足以懷保而然哉我祖宗德化之浹洽也惟皇天仁愛之眷顧也每念畎畝之服勞錦玉靡安今夏憂旱圭璧是薦甘霈仍成長霖淒吹冷注經旬而又閱月澮洏

之潰決家舍之漂頽驛奏日聞夙夜恐懼屢設禱祭幸獲靈應而閭里愁歎之聲黎庶疾苦之狀如聞如見如在階前重之流行沴氣一往熾盛死亡相續聽聞驚慘始也顛連於極備終又嬰觸於乖候病焉而不能調治歿焉而未得掩埋由近及遠民情遑急嗚呼何辜何罪而罹此孔酷之災也與我共理者旬宣之任也爲予分憂者字牧之責也果能察隱伸枉恤窮紓力祈禳以除害藥餌以對證使免札瘥之患而亦復躬巡坪野詢徵察形預講救濟之策另究儲蓄之謨寸心一念憧憧遑遑



於民事否乎雖一二人燒滄隨卽啓聞卽法典而重民命也疹疾被傷必多其數而某邑多少何時熾熄或有不爲修啓者是豈爲民恤災之義也哉該道臣並施重推之典今當遇災修省之日君臣上下正宜凝聚精神固所以一半分救得而奈之何狃安是事恬嬉成習有懷必達者誰歟爲國長慮者誰歟予方悉心咨訪凡係撫摩寬紓懷綏奠安之方其將次第措施爾等其無恐無動各安其堵勿致化離之患焉予於月前適有違豫之節不日康復而爲廷臣所懇強涓稱賀之日而此時豐

豫之舉實非予心之所安故亟令停寢已定之禮矣茲用敷心布諭京外咸聽予言

北評事尹龜永仍差關北慰諭御史頒下帑

儲綸音

王若曰自今夏明川等邑民戶火災以後連接長霖中列邑漂頽之道啓北顧一念晝宵憧憧想其靡室靡家無衣無食蕩析顛連之狀惻然哀痛日思其救焚拯溺之政今又見道啓則列邑民戶之漂頽數千以計而茂山鏡城等邑被災孔酷年形幾乎判歎疹氣尚未向息民皆救死之不贍而方



其暴注急瀉之際江川合漲溪壑浸濫非但垣壁之類敗滄溷之潰決而已產業之蕩失船盆之壞破以至倉穀之漂沒而極矣其黎庶之驚遑圖命扶携號泣之狀不忍思不忍聞矣域內民生之今年因水而失農者遘疾而致傷者不可數計道啓日至民命近止若不保朝夕噫嘻此曷故焉惟予否德誠不能以格天天之降災豈曰無所由乎咎實在予民則何辜憂虞溢目明燭不寐况我關北一路我 列朝眷顧憫恤字惠撫綏之政靡不用極隆恩厚澤與天無極予自嗣服以來惟 先志

是繼是承必欲使我逃矣之人仰事俯育安生樂業而今使爾百姓號咷於驚濤怒浪之中暴露於絕峽荒野之間爾等思予念爾等之心則其將曰予心安乎否乎方伯守宰若體予向爾等之心則其必忘寢廢食若恫在己爾饑而若己之饑爾寒而若己之寒分甘共苦不敢遑寧務盡勞徠奠安之策俾無化離渙散之歎爾等不予之恃而其誰之恃乎今以北評事尹龜永爲關北慰諭御史使之馳往災邑聚會大小民庶代宣予言漂頹戶各給恤典亟圖未寒前結構入處身還布并令停退



其中最無依者自官調賑田土之川反者摘奸後  
限年免稅船盆之毀傷者董助修完倉穀之漂失  
者按簿蕩減今下內帑銀子五百兩丹木一千斤  
白礬五百斤以示原典外加補之意凡係省徭紓  
力恤窮濟乏之方慰諭御史與道臣爛商以聞期  
於無一夫不獲其所之患咨爾北民各安其堵各  
守其業保爾父母妻子勿離鄉井鄰里咸知予如  
傷若保之苦心

關北被災邑差送慰諭使仍頒帑儲綸音

辛酉

王若曰咨爾北民明聽予一人誥睠茲關北一路

卽我家長發之地而 列聖朝字惠憫恤之政靡  
不用其極至焉日月所照雨露所被罔非化育中  
物也予自嗣服以來夙夜兢兢惟 先志是繼是  
承眷顧撫綏必先茲土而夫何天之降災匝歲警  
予人畜之滄沒已是驚心之極屋宇之漂頽遂無  
庇身之所况溝洫潰決並與已熟之穀而捲入於  
怒濤迅湍之中茫茫全坪惟沙與石而已則嗣歲  
東作必無其望死者已矣生者亦何以爲命嗚呼  
天災流行固非人力之可及而惟予否德不能消  
弭於未然之前使我赤子號呼顛連於絕峽荒野



之間思之慘惻若恫在己中夜蹶起玉食靡甘爾  
饑而予不之聞爾寒而予不得知則爾將疇依而  
疇恃亦豈予心之一日自安者乎茲以副護軍趙  
琛爲關北慰諭使馳往災邑咸聚大小民人代宣  
予言若其調恤之方纔有廟堂覆啓而今下內帑  
銀子五百兩丹木二千斤白礬五百斤以示原典  
外加補之意凡係輕徭薄賦恤窮濟乏之道慰諭  
使與道臣爛商以聞災民之棲遑道路者亟圖未  
寒前結構入處身還布並令停退田土之川反者  
消詳摘奸後限年免稅使一夫一婦得有以安業

樂生以弛九重北顧之憂今此誕宣之旨卽予敷  
心之諭咨爾北民咸須知悉

諭湖南大小民人綸音

壬戌

王若曰比年年穀屢登壇域無事常所心祝者吏  
稱其職民安其業而日前自聞晉州民干紀之事  
驚惋之極寧欲無言官民分義本自截嚴一民犯  
分國有常憲茲令按事從法而思之惻怛惟切泣  
辜之心曾未幾何益山民逐官倅之變又出矣民  
之愛官親上卽其常性也彝心也忽生疾視之念  
自底罔赦之科者豈無所以然而然哉惟我湖南



一路漢之豐沛夏之荆揚也麻絲粟米軍國之需  
漁鹽箭竹公私之用專靠於此一路而土膏壤沃  
勤趨力穡既富且庶不見外事各有井閭之樂近  
聞擾鬧多端剝割並至稍饒者濫徵而蕩其財產  
勤作者橫侵而竭其儲蓄或至於仳離失所號呼  
靡控使無辜之民日以窮瘁者是誰任其咎哉朝  
家之置旬宣字牧豈爲官人自奉而然哉專爲其  
察隱而伸枉調匱而振乏使之奠衽席之安而有  
室家之樂也今之吏少廉白而多貪墨放利恣橫  
害將何歸思之及此寧不痛心今日救焚拯溺之

政莫先於大懲贓汚以謝南民今將亟行廉探克  
舉彰瘡而近來湖民之苦瘼予亦有入聞者多矣  
惟正之稅無難加斂分畱之穀惟意加作漁箭之  
疊稅堤堰之勒奪私債之隣徵公納之挪用種種  
掊克苛刻之政是豈命吏長官之所忍爲乎哀彼  
小民若不痛苦迫隘救死不贍則豈或萌騷訛蔑  
分之思乎嗚呼予雖否德民之父母也常以愛子  
之心饑寒則欲衣食之疾病則欲療治之仰體皇  
天字育之德 列聖付畀之重常所惓惓懇懇不  
能一時相忘者而今見斯民之告愬無所自陷罪



戾則此心恫乎否乎予直欲面諭爾等而九重遠矣茲令行護軍趙龜夏爲宣撫使代予馳往遍行某某郡邑使之恃而無恐各勿動撓爾等如聞父母之言則亦必油然而感動互相告戒奠居安生盼盼然北望德音爾等之所依以爲命者非予一人而伊誰仍令宣撫使詢弊瘼而採疾苦凡屬矯抹釐張之策與道臣邑守爛商歸奏俾實惠下究庶使病者蘇而苦者樂矣如是敷諭之後若復一向惹鬧不卽改圖又或以行不得做不去之事稱以矯弊脅制官長毀燒人家則是亂民也予當有

大處分咨爾大小民人等聽予多誥毋至自干王章

諭嶺南大小民人綸音

王若曰嶺南一路我國根本之地也其俗質實純厚士多讀書修行講忠君事上之道民勤畊織出麻絲粟米以供上朝家之常所倚恃而視之與他道有異矣自見晉州之報予心驚惋何所止屈豈以嶺南之俗習而蔑紀犯分乃至此極乎王府則有關和太阿本自無私典憲常嚴何可低昂而查閱之際或慮有人命之橫罹而濫傷者向有所別



諭下者矣因是而反復思惟則斯民也三代之所  
共由而行也本以秉彝之心幸生昇平之時豈有  
自犯綱紀作孽樂禍之理哉其必終歲勤作勞其  
四體不得爲仰事俯育之道痛苦切於膚寃鬱積  
於心則安得無疾聲號呼如焚溺者之望拯救乎  
如是思之則使斯民而至於此境者是誰之罪也  
守令所以分憂共理也監司所以宣恩布德也其  
於政令施措之際一如古聖所訓與其所好勿施  
其所惡則雖賞之勸之豈有干紀就罪之事乎萬  
萬無是理也近聞稅賦有中下之定制而每以用

度不足輒事加斂國穀有出納之常法而托以公  
費支補輒行加作以至場市之權利浦津之疊稅  
堤堰之勒奪私土移貿之都歸虧逋剝民害國利  
竟何屬此皆長吏恣行不法之致而貪墨成風廉  
勤絕罕民何得以安生而樂業化行而俗美乎此  
實由寡昧否德明不足以達四惠不足以下究使  
我列聖朝生育撫摩之赤子一朝爲貪官墨吏  
之所塗炭不覺失聲而流涕也嗚呼予爲民之父  
母子非爾等何依爾等非予何恃如傷若保之心  
自不禁油然而生斷斷此心可質蒼穹宵衣旰食



求其所以懷爾綏爾之計而際聞羣聚訴寃之民  
非但以一二邑計則全道之阡危近止推此可知  
也今日爾等之勢可謂汲汲乎殆哉急先之務惟  
在於暗行廉探大懲贓污之吏而先將予向爾之  
心特遣行護軍李參鉉爲宣撫使遍行某某郡邑  
面諭爾等使之恃而無恐各自安堵先自大民士  
人勸戒鄉坊曉諭鄰里暨我蚩愚小氓皆令懷朝  
家德意樂耕鑿而治產業倍加孔邇之思齊望均  
施之澤今又親諭宣撫使察其幽隱詢其疾苦咨  
其弊癘凡屬去害興利之方商議於邑倅及道臣

條條具成冊歸奏以爲釐抹矯整期於各奠厥居  
之地如是敷心披諭之後若或有不卽革心而向  
化者又或以不近理行不得之事稱以矯弊嘯聚  
徒黨脅制官長喧聒不已者卽亂民也予將劓殄  
之人亦得以共誅之咨爾嶺以南父老士民咸聽  
予言如予臨爾



列聖御製卷之一百一

列聖御製卷之一百二

哲宗大王

文

顯隆園遷奉回甲遣閣臣奉審教 己酉

是年是月卽 顯隆園遷奉舊甲也 大行大王

攀慕追思春間竊擬展省竟以 玉候違豫未果

小子嗣位固宜敬述而禮制所拘亦未能行私心

愴感難以爲喻初七日遣閣臣奉審仍詣 健陵

華寧殿一體奉審以來

飭科弊教 庚戌



昨日 慈聖飭諭鄭重截嚴爲試官者豈敢懷循私之心爲士子者亦豈有犯科之理而猶彼營營濟以已欲者不知有君上之人也寧有是理而但所謂負門者特不過占要地早呈券之計也試券立落豈在於是徒爲擾亂而已無益於事廟堂多遣籌郎一切痛禁俾無似此之弊而如有不從令者直送秋曹以待處分

交河郡男女六十一歲人米肉題給三邑城餉耗除減教

來謁 仙寢感懷采切今年此邑不可無示意之

舉交河郡士民男女年六十一歲人令該道米肉量宜題給交坡高三邑城餉耗依壬寅年例亦爲除減

領議政趙寅永隱卒教

貞亮之姿慎密之規臨事而謹畏處家而儉約憂國忘家終始懇到以予所覩聞未有如此大臣者况文學之贍暢才猷之鍊達求諸今日何處得來挽近慎節非不奉慮而亦不料遽至於斯惟予寡昧仰成無所言念民國實所茫然卒領議政家東園副器一部輸送成服日遣承旨致祭祿俸限三



年仍給禮葬等節令該曹按例舉行

因權敦仁事諭三司諸臣教

辛亥

三司事真所謂顛倒沒主著莫曉其端倪也東朝處分出於十分斟量十分稱停而傳啓之居未幾日又此爭辯不已者此何爻象亦何義意也三司貴人耳所事雖有不概於心予何敢加之以責勉而在于道理不敢不奉以承順 慈旨三司之臣須悉此意抑揚進退之間裁量而爲之

价川等邑水災差送慰諭使教

今此四邑滄頽之啓誠極驚慘其間雨勢之如何他邑災形之淺深雖姑未詳而先從登聞處不可不曲示軫顧之念成川府使趙然興慰諭使差下口傳單付使之馳往被災諸邑到底詳察後聚會大小民人以慎勿憂恐流離鄉里之意一一曉諭元恤典及營邑顧助之外照乙巳已例漂頽戶分等磨鍊以京司上納錢中劃給使之趨速結構入處滄死人既已拯得其掩埋之節加意助給毋論滄與頽當年身還布一並蕩減事自廟堂三懸鈴知委

海西水災差送慰諭使教



海西水災之比關西無甚異同豈不驚悶乎年來兩西之疲於供億民力之困殆無餘地而又有此千有餘戶漂頽之患哀我赤子將何以爲生也非但關西已施之典近畿沿峽存恤尤當加意以谷山府使慰諭使差下令該曹口傳單付使之馳往被災各邑聚會大小民人以期於安接毋或離散之意面面曉諭該營邑助給之外以京司上納錢中分排其被漂被頽之大中小戶量宜分給待結構奠接後形止馳啓事廟堂三懸鈴知委

喬桐府海溢別恤典教

兩西雨水大非尋常之災而喬桐府海溢之報又如此驚悶之極不知爲噓屋廬之漂流沉壓三百其數之多哀此民生將安得所原恤典與結構之方道臣宜有措處之道而京司上納錢中一依關西海西所施之例分等分給使之趨速奠居毋或散而之他之意廟堂措辭行會

咸興府滄頽戶別恤典教

北關以荐經水旱之餘又有此極備之災而場市歸民之遇漲滄沒旣曰不可以數計則寧有如此慘矜之事乎其間拯得未知爲幾許而此非深洋



大海則豈有畢竟未拯之理也各別董飭期於盡  
數拯出掩埋之節從厚顧助後啓聞會減生前徭  
役一併蕩減漂頹戶結構之方既有關西已施之  
例分排大中小期於未寒前入處後一體會減大  
抵朝家體恤之政全在於道守臣對揚之如何除  
尋常惕念舉行使遐遠遇災之民無至有向隅咨  
嗟事廟堂措辭知委

海西海溢沿邑漂滄戶蠲恤教

纔經積雨海波又至捲地之勢雖有河北之捷莫  
之能捍哀我赤子咨嗟之聲愁憂之色不目見而

如見不耳聞而如聞如何不驚如何不傷豈可使  
此失所之輩徊徨道途不安其居處乎慰諭使遍  
行諸處元恤典外京司上納中泉布依已施之例  
一齊分賜俾無一民見漏之歎屍身亦令董飭一  
一拯出從厚掩埋生前身還布一併蕩減事廟堂  
措辭行會

關東湖西所奉先聖影幘移奉闕里祠教

是府是地之揭虔夫子影幘卽我 正宗大王接  
千聖冠百王之精義大諦也外此而不有朝令私  
自奉安是慢也褻也今此綃本年久告渝重摸之



尚懼不得而關東湖西所奉之移奉揆以事體誠  
爲得宜各其邑守令按式陪進於各其境上闕里  
移奉之日畱守馳詣奉審舊本櫝藏便否詳審舉  
行後啓聞因此思之近來列邑書院之法外私建  
宜有一番申明而先賢影幀之無端摸出無端建  
祠者雖曰慕德之舉而法外之舉非所以慕其德  
也况鄉里睚眦閔擾之弊適足爲俗習日渝之憂  
乎今此提飭之後如或有所入聞則主張士子之  
外不察之道臣守令亦當嚴處以此傳教一一曉  
諭

贈贊成金濟謙贈吏叅金省行賜諡教

舟梁之禮已定矣四世忠貞之烈可勝追念凡係  
壬寅樹立諸家俱有特贈節惠之典况此家乎贈  
贊成金濟謙不待狀議諡贈吏叅金省行加贈贊  
成一體不待狀議諡

權敦仁加施遠竄教

近日三司之論不過復申前說而毋論其心跡之  
如何意見之如何由前由後統以言之不能審慎  
之罪則有之矣一向相持有非待士林待臺閣之  
道狼川縣付處罪人權敦仁加施順興府遠竄之



典今此處分出於十分斟量如有更關是不信王  
言也豈無處之之道乎咸須知悉

鞫囚趙士悅等酌處教

鞫廳諸罪人俱係干連逆獄則揆以無分首從之  
義固難遽議容貸而捕案鞫招多不符合訊推之  
節宜無輕重而或同或異實爲可疑酌斷之際不  
容不十分折衷而罪疑惟輕亦聖王欽恤之義也  
趙士悅禹敬猷柳基均丁穉常其所罪犯未嘗不  
緊重而雖謂之參涉或不過隨從之類或未著和  
應之跡直斷一律實有欠於審克之政並出付秋

曹嚴刑絕島減死定配柳廉臣元禧金聖烈李顯  
道鄭得顯雖不可曰無罪比諸以上四囚亦不無  
緊歇之別並令秋曹嚴刑遠配至於李明赫參諸  
衆招只一愚蠢之物也特以明燮之弟也故至於  
被逮而非但無躬犯之跡明燮罪案尙未的知則  
况爲其弟者亦何以遽議典憲乎特爲放送柳喜  
均凶謀凶黨俱萃於渠家則何敢曰在家不知而  
屢回盤覈終始抵賴用律之適輕適重不可不更  
加商量下送黃海兵營姑爲嚴囚以待處分

兩西設賑邑頒下帑錢教



國家之憂莫大於民之艱食民無食而將填于溝壑誰與爲國是以古后辟遇水旱飢歲發倉移粟使民無飢者以其爲邦本也眇予涼德叨承丕基夙夜憂懼如臨淵谷而耿耿一念惟民是恤夏秋懷襄挽近罕有兩西被災雖有淺深之別不能免歉荒則一也哀此顛頡何以爲生彼所以仰望而仰哺者惟予一人耳兩湖嶺南穀已令轉運似當及期裝送而特下內帑錢關西三千緡海西二千緡以示投醪之義亦我列朝已行之典道伯親執饑簿量宜分送于設賑州郡而各該守宰毋遺

遠邇悉心抄飢以救我赤子近止之命守宰中如有不能對揚者道臣隨聞啓罷用施違制之律

諭八路四都民隱矯抹教

壬子

顧予否德敢承慈訓親摠庶務不知何以副國人之望而一日萬幾之中宜急先者生民也八路州縣與四都管下事係民隱者藩臣守臣周爰諮訪其所以矯抹之策講究以聞

兩西畢賑後飭勉道臣教

近見兩西道臣狀啓則賑事已告成矣兩麥次第登熟流亡相率還集昔之遑急果能鎮安前之捐



瘠亦皆回蘇雨暘適而無秧坂之憂歟田野闢而無荒廢之歎歟此予所以憧憧于中丙枕靡安者也嗚呼懷保民生何時不然而至若兩道尤有甚焉蓋其酷被災荒靡所止屆幸而不至於死亡者一則上天之仁也二則上天之仁也而亦惟曰方伯守令之誠心懷保焉耳第既千辛萬苦得以捱過於冬春之間矣勿以畢賑或忽撫恤之責益加勉勉使之復其業而安其生以副朝家如傷惻怛之念事分付兩道道臣

烽燧誤舉三邑倅拿問教

烽燧者軍國莫急之信息也以故賊在千里之外可使一夕而得知之而有備者也聞慶之連舉三次倘因後烽之不應延豐之又舉三次只憑前烽之非常則忠州之未論虛實祇舉一把者揆以邊情萬萬駭然苟能到底團束瞭望分明豈有此錯亂無分數之理乎且一舉三烽之互相推諉不可不究覈忠州延豐聞慶三倅令該府拿問雖以帥臣言之常時不能檢飭之罪在所難免爲念迎送姑令戴罪行公爲先施以從重推考之典烽臺監卒自各其兵營一並究覈按法科治事分付



權敦仁放送教

此罪人之年前獻議立異於大同之論安得無駁正之舉乎今則歲月稍久不無斟量順興府遠竄罪人權敦仁特爲放送此保世臣也待大臣也

金正喜放送教

金正喜之前後聲罪多涉黷昧所以處分之止於編配者也今於歲月許久之後合施惟輕之典北青府定配罪人金正喜放

趙秉鉉罪名爰周教

趙秉鉉以乃父之子許多聲罪一至於此乎年前

處分寔從大廷之議今何有更論而第念其父配食太廟其子名在白簡亦有所不忍者也賜死罪人趙秉鉉罪名特爲爰周以酬其父乃心王室之勳

差送按覈使鉤覈鄭禹龍等諸囚教

卽見嶺伯查啓蓋與前日登聞者無甚異同而所謂鄭禹龍凶悖之說屢發於諸招良亦可惋其外諸囚之供往往橫豎模糊全沒著落設或真有醞釀止此而已不足深憂况其的有醞釀亦未可必者乎一道伯足以量處而旣曰稱兵且已登聞則



不可無按查之舉按覈使令該曹口傳各別擇送與本道道伯爛商以聞而第念此事雖果有苗脉必不過一二凶悖者宣言惑衆而蚩蠢之徒或聞風而畏之或見脅而從之又必有全不知頭緒者至有橫罹之患似此之輩可哀而不可罪也鈎覈之際如或有少涉蔓延則非徒大非覈實之政亦有違於朝家不殺無辜克慎克審之義按使與道伯須悉此意

因雷異減膳求言教

天道玄遠其應甚易近者太白之異連有雲觀之

報予小子夙夜憧憧之際昨今非時之雨已極乖常而忽然轟燁之災又發於收藏之月尤不勝恐懼之至仁愛之天必有所以而自顧厥由咎實在予國事之板蕩紀綱之解紐是予之故也人心之渙散生靈之困瘁是予之故也莫如遇災修省報答上天威警之實自今日限三日避正殿減膳撤樂上自大官凡百有位者極言闕失無有攸隱

飭殿最教

各道年形雖未能洞悉要之與昨年別無異同矣哀我赤子將何以聊生乎懷保之方專係於守令



守令若非其人是驅民於陷穽也仁人在上寧有是也且守令之能否爲道伯而豈或不知目今秋冬之殿最不遠又復視若文具草草了勘是負國也自廟堂各別申飭於八路及四都道帥居畱之臣雖以京司殿最言之許多官員無一居殿是豈當初設始之本意至於陵官所掌所重至嚴而今番摘奸之後雖有若而人論勘安知不爲復踵前習乎并一體申飭俾有實效焉

諭八道四都糴政矯抹教

軍田糴三政有國之大典而目今三政俱病以之

民生困瘁就其中糴政最爲民切骨之弊也戶穀不相稱當而民受其弊斂散不以其道而民受其害甚至於不分之穀從而督納是勒斂也非還上也哀我赤子其將何以爲生乎興言及此寢食靡甘茲敷心腹之教嗟爾字牧諸臣其各聽悉如有矯抹之策必一一條陳都聚於道伯所趨歲前上送喉院而若不思報效之義徒請蠲蕩之惠則烏在其爲理之良二千石乎自廟堂斯速知委於八路道臣四都畱守以爲趨限收聚上來之地事分付



純宗大王追上尊號 大王大妃殿加上尊號設都監教

予小子嗣服三年于茲矣顯揚之典尚今未舉情禮缺然容有其極範金鏤玉摸天畫日卽我家已行之典禮也今當亞歲召見大臣禮堂以此大典下問則僉議詢同仰稟 東朝獲蒙兪音 純宗大王追上尊號都監 大王大妃殿加上尊號都監合設舉行政官牌招開政都監堂郎差出

飭科弊教

癸丑

近來場屋之弊不一而足矣前後申飭不啻截嚴

而每經一番科試輒失一番人心國綱所在豈容若是雖以武舉言之開封之籍靡弊不有種種入聞者多矣今番則各須知悉極意秉公務盡對揚之道而如或復踵前習一任淆雜當該文武試官施以當律廟堂以此意知委京外

昌寧尉金炳疇隱卒教

此都尉端凝之姿謙約之操意謂永享天年不幸病淹遽見逝單撫念往昔彌切愴盡况我 東朝悼惜之 聖懷乎昌寧尉喪禮葬等節依例舉行東園副器一部輸送



金虹樑趙青熙閔達鏞復科教  
金虹樑趙青熙之前處分存事面也警士習也  
今則歲月頗久足懲其罪且屢經大需合施廣蕩  
之典並以本名付之榜末因此思之閔達鏞之以  
此家人前後聲罪奚爲而至也伊時竄逐寔出好  
生之德而亦所以爲渠自新之地也然而以所犯  
之如彼竟薄勘之止此者不無罪疑惟輕之義則  
雖謂之黜味可矣夫以黜味之事許多年置諸人  
鬼之間亦王政之所不忍况已宥還之乎其罪名  
特爲爰周一體付之榜末

東朝誕辰上箋文表裏教

東朝誕辰載屈子小子祝岡之忱年年益切飾慶  
之禮每慮豐亨而靳允摛謙之德固欽仰萬萬而  
其在下情之缺然宜有以少伸之今十五日當自  
內親上箋文只進表裏矣該房知悉

飭守令慎擇教

慎擇守令何時不關重而今日急務尤莫先於此  
矣至若殿最居下與繡啓論斷者反先收用於聲  
績茂著之人是以私掩公也公私之間自當現露  
各別對揚期有實效之意申飭銓曹



因旱災減膳責躬教

顧予否德叨承丕基蚤夜憂懼莫敢違寧今此亢旱之災奚爲而然也圭璧屢舉靈應尙邈言念民情曷以爲心災不虛生必有所以民生困瘁不能救濟法令壅遏不能振刷財穀罄竭不能節約貪墨橫行不能懲治一則寡昧之罪也二則寡昧之罪也自今限三日避正殿減膳撤樂敢寓自責之義大小臣隣咸須知悉

知事徐俊輔回榜賜几杖教

甲寅

聞知事徐俊輔大科回榜在今年云此重臣以逮

事 正廟之臣至予嗣服連見大小科之回榜實是國朝罕有而人之上瑞也遇事示意必有已行之例况此耆舊之在所禮遇者乎回榜日賜几杖與二等樂仍爲宣醞宴需令度支照例輸送瓜近初仕作窠待開政子孫中間名擬入事分付銓曹

飭嶺南賑政教

予於嶺南民事實不勝惻然者矣顧今三陽布澤萬品回蘇而哀我赤子必不免填壑之患每一念至若恫在己目下悠悠萬事只不過調急一條路矣向有所內下賑資此不足有無焉而方伯守宰



果能誠心抄飢到底講究期有拯濟之效否乎初  
巡後凡所措劃卽爲狀聞少紓予南顧之憂事分  
付該道道臣

李書九停啓教

予於李書九事有所洞諭者矣粵在己丑 翼廟  
處分亶出於明義理嚴隄防之盛意而廿載以來  
聲討自在何可有一分顧惜也然而舊染咸新聖  
訓昭揭且旣承 慈教其在承順之道不敢不遵  
亟令停啓

東朝誕辰親上表裏致詞箋文設文武耆老

科教

東朝誕辰之月載屆予小子岡陵之祝年年益切  
凡於飾慶之節仰體撝謙之衷雖不敢張大而今  
十五日自內親上表裏致詞箋文矣儀節令該曹  
磨鍊以入且念斂福敷庶厥有 英廟朝盛事當  
於伊日耆老人文武科親臨試取矣亦令京兆自  
六十六歲已上考籍收單放榜依已例當日舉行  
處所春塘臺爲之

順天等邑水災差送慰諭使教

三邑水災如彼其孔酷而漂頽滄壓之數又如是



衆多比年前清北懷襄之時尤爲甚焉予用驚憾  
靡所爲懷道內秩高文倅慰諭使差下使之到處  
審察面面慰諭原恤典外別恤典逐戶分等以給  
埋瘞之節亦爲量宜施與以慰失所號哭之民而  
借材助丁等事與道臣相議趨速結構入處所用  
恤典以戶惠衙門上納中會減事分付

南履炯錄孤李是遠特資教

故沁畱南履炯廉介之績宰臣李是遠一鄉之稱  
善予自舊勞之時嘗所習聞不可無嘉獎之舉南  
履炯子若孫中間名近瓜初仕待開政作窠擬入

行護軍李是遠都總管除授

景慕宮再回甲追上尊號 誕辰親行酌獻

禮教

明年乙卯我 景慕宮誕彌之歲再回甲也仰體  
正廟當日志事俯念予小子無窮之情理則在今  
萬分一追慕惟在闡揚德美以彰十有四載舜攝  
之盛事丕述乙卯已歲之賊典矣諸大臣之議亦  
旣僉同 闕宮追上尊號儀節與告布之節令儀  
曹按式舉行 誕辰日當行酌獻禮仍爲親上  
冊印矣諸般節次依此磨鍊



判敦寧金洙根賜諡教  
向於隱卒已有所示意而此重臣家世秉執之嚴  
國耳公耳之心濟之以忠厚鍊達淡所倚毗用未  
究蘊愴惜靡已故判敦寧金洙根節惠之典不待  
諡狀卽爲舉行葬需令該曹從厚輸送

贓律刑推還收教

贓律旣至嚴且有大臣筵奏故俄於請刑之啓雖  
已允從而更思之幾百年有法連除之事也其於  
教以後刑之義不無參量今番則姑爲除刑議處  
而若恃此爲例怙終無所畏忌則一時寬典豈番

番可爲之事乎此傳教令王府行會於各道道臣  
處使之知委各邑鎮

判府事朴永元隱卒教

此大臣貞亮之姿愷悌之識不但爲華國之文采  
而已寡躬之所倚毗也朝野之所想望也前年釋  
負之曲副其願者以其精力強剛尙有可用之日  
故耳不幸无妄之祟遽徹長逝之單傷盡之極不  
知爲喻卒判府事喪東園副器一部輸送成服  
日遣承旨致祭祿俸限三年輸送

前僉知權載大特授工曹叅判教

乙卯



今聞前僉知權載大初仕特授在於前乙卯云此人之復覩今年豈不稀貴乎仰體正廟當日之心不可無示意之舉工曹叅判許遞特授其代

柳致明島置教

向於臺疏卽有所處分者豈無深量而大抵此是吾家事則何待羣下之言乎丙申疏辭與傳教丁寧懇惻精微光明可以俟百世而不惑則此個義理夫人之所共知而渠以年老之人挾雜嘗試筆之書之肆然投呈此實非細故也將來之憂有不可勝言鞫覈非難事而鄉曲老物還不足深責

竄配罪人柳致明施以島置之典

洪麟漢復官教

予於此人事欲言者久矣以此家人有此罪犯實是常理之外特不過妖憎之物乘機逞憾之故而正廟亦嘗洞悉其冤狀屢發於辭教今見原情益知其黜昧又逢今年安得無爲此家伸雪之心也賜死罪人洪麟漢令該曹復其官爵

李魯春罪名爰周教

刑政者不可不平允也旣曰罪之首也而昭晰已久則爲其枝葉者之尙在丹書豈不爲稱屈之端



而况其所謂罪犯云者又無的確可執者乎在謫物故罪人李魯春罪名爰周

嶺南疏儒李彙炳等曉諭退送教

柳致明處分之後嶺儒疏又奚而至也昔日李塙疏出於辨 睿誣討亂逆而 聖教之勗以闡揮亦惟在此而已今者嶺儒藉口於對揚闡揮而敢言不敢言之事其所援引何乃太謬也追崇之不敢舉議既有甲申前席之仰對又有丙申之 睿疏與 下教不啻諄復截嚴而壬子 筵教若曰今於 先朝賓天之後謂可以惟意所欲爲一反

甲申之對則是豈事死如事生之道乎此所以鋤治亂逆猶不欲明言其罪 聖意攸在有可以仰度矣是故事關典禮以不敢言爲遵守之大義理才一發口便爲干犯之罪人也至於疏中所舉前後 辭教蓋下此一等靡不致極一以爲摸畫 睿德一以爲錫胤托重少寓至慟之意而用申誕報之願也不然而謂有微旨則以我 純考聖德至善繼述追報之孝思寧或歇后而三十餘年之間一不 提教乎且 尊號不受常以許多歲月莫非銜恤之日爲 教則不欲侈大之 聖意亦



有可以仰度矣若以此爲全由於未及追崇而然則豈非以小人之腹度 聖人之心乎所謂今過六十年亦有待於天者尤莫曉其意也凡事之行不行惟在於義理之不可苟可以行焉則斯行之爾何待 寶甲之重回乎豈以今日異於昔時予之誠孝有過於 先王而然耶抑以義理年久可以眩惑而然耶草野之人無怪乎精微之或昧而先正李文純曰義之至重恩有所壓不知降殺而與之并隆是二本也此豈非不易之正論乎嶠南之士莫不尊慕先正而今其爲辭一切相反何

也挾摘字句湊合成說雖官師之規猶所不可况敢以莫重絲綸牽強爲證欲以實妄臆之邪論厚誣之罪合置何辟以若鄒魯之鄉決非全一道皆出於是必有一二不逞之類倡之於前而愚迷之見從以附之轉相誣誤不知自陷於罪戾也斷以當律不過一舉措間事而諸生處地與柳致明有異故十分斟酌量並與末減而特置勿問自政院招致疏頭以此曉諭使卽退去此後又或以此事登諸章奏則是故犯也挾雜也象魏在彼予不多詰隨駕頃稟諸臣刊削教



予於日昨事不勝駭惑幸行只隔一宵以疏以稟  
紛聒不已此是規避乎占便乎設有不得不然之  
端分義道理俱不當如是况無晷刻難待之事而  
忽然惹起風波有若按住不得者然此果何許爻  
象何許舉措真是究其說而不得也前所未聞之  
事今忽見之國體朝綱可謂無復餘地似此駭乖  
之習有難全恕初三日陳疏頃稟之兵曹判書以  
下並施刊削之典

禁疏儒擅自伏閣教

稱以萬人疏八道疏則雖無謹悉初無所拘云者  
在於何典也朝家之於士論固所優容而防限則  
自在矣近日儒疏之沆無已時全由於不拘謹悉  
之致從今以往一切申明謂以萬人疏八道疏擅  
自伏閣者疏頭直爲嚴懲持疏槩來呈喉院者毋  
論某司所屬出付刑曹卽地嚴刑遠配事永爲定  
式聞今有伏閣者云自喉院以此傳教曉諭退送

諭捲堂伏閣諸儒生教

諸生之所以紛紜不止者予所未曉也若以曹夏  
望文字追罪其人則其人之墓草已宿矣有何關  
涉而打起已冷之灰致有此無限鬧擾吳燠輩何



可無罪也然多士之以前後辭旨爲抑鬱者予則雖出於調停之意而不可不曲從以盡待士之道各爲其師及怪鬼之徒兩句語特爲還收旣欲若是優容吳燠黃奎默竄配分揀因此思之先正二字是學者通尊之稱也尹宣舉父子學術淺濶予固未詳而今若曰明白純正粹然無瑕之人而稱之以通尊之稱則亦非擬人必倫之義也故 正廟朝壬寅以後大小絲綸間絕不槩稱者有可以仰認微意也咸須知悉泮長以此傳教曉諭諸生伏閣儒生處亦自政院曉諭退送

正文公金洙根特贈上相教

予於故重臣必欲登崇委以霖雨之用者以其孝友嫻睦明白厚重可以範薄俗而擔百責也到今履聲之闐星霜且周致使予屢發臨朝之歎矣最是寤寐憂愛之忠思深慮遠以家傳秉執之嚴且確有威武不能移屈之操是所謂藜藿不採者也節惠時添一正字予意有在廷臣庶或諒之是豈以年來處地而然哉始終之際以寓平昔未遑之志者厥有故事之可按故判敦寧正文公金洙根特贈上相其祥期不遠遣閣臣致祭



別試申飭教

丙辰

古之座主擢置人才爲國家需用也今也不然只知關節而已只知紛競而已且巨室子弟覷面不讀一字書父兄憐其頭角而爲之力圖是豈收拾人才之道乎丙別大比耳始自初試以及會試一切有公無私興起我八方多士之心如是教飭之後萬有一用情之入聞者當以科律從事以此傳教書揭一二試所

驪州失火差送慰諭使教

卽見畿伯狀啓驪州失火誠不啻孔酷而已千餘

戶之一時回祿已是驚慘而人命致死又似不少念其呼號奔波之狀實不忍想到此若無別般慰恤之舉則失所之民將何以奠保道內秩高守令中慰諭使口傳差下使之卽爲馳往凡係安接之節量宜措處後狀聞畿伯與該牧使亦復十分爛商調救結構之方卽速舉行事分付

咸興府失火別恤典教

卽見北伯狀啓又有回祿之災矣近日火報何其多也誠亦可異也人命免死雖甚可幸而千餘戶失所驚遑之民將何以爲生念之不覺慘惻此當



有別般慰諭之舉而見其狀本則道伯已爲慰諭云今不必另爲差遣而至於調恤奠接之方有不容少緩本府癸亥己巳兩年之災皆自廟堂有區劃者矣今番被災戶數叅互兩年令廟堂卽爲區劃俾無一民棲屑之患

許施驪州燒戶減稅之請仍頒帑儲教

自遣慰諭使之後歷屢日而一念靡已今見狀本近千戶棲屑號遑之狀更覺矜惻此不可無別般調恤所請十二結零限三年減稅事特爲依施丹木三千斤銀子三百兩內下而此猶有不敷之慮

自廟堂量宜區劃以爲及時結構奠接之地

慈殿誕辰宣饌試士教

慈聖誕辰載邇予小子岡陵之祝與年俱新十五日當於春塘臺親臨宣饌矣時原任大臣國舅時原任閣臣耆社諸臣并來會儒生亦當應製試取矣該房知悉

嶺南水災差送慰諭使教

嶺南水災之若是孔酷滿心驚惕寢食靡安田疇之蕩決家戶之漂頽已是萬萬可念而哀彼滄死人命何罪而然也本道自經年前大無以後雖幸



值少康而杼柚之空瓶甕之匱蘇醒安保尙云渺  
然况罹此懷襄莫可支存乎左副承旨申錫禧慰  
諭使差下令該曹口傳單付不日治發聚會災民  
宣此綸旨渰死人身還布蕩減自是應行之典而  
拯得者葬埋之需漂頽戶構接之節量宜助給後  
以公穀會減外他懷恤安集之方與道臣爛漫相  
議具由登聞渰死人設壇致酹依乙巳清北甲寅  
湖南例爲之夫水旱流行非曰無之而哀我赤子  
之蕩析流離豈非寡躬之咎歟然安土重遷然後  
可免他鄉顛連之患切勿輕動以待朝家庇覆之

意面面提諭若予階前事分付慰諭使

嶺南水災頒下帑儲教

嶺南諸郡水患惕若之念寤寐靡弛彼失所失農  
之民何以奠保別恤典公穀雖令量宜會減此不  
足以寬予心內帑銀子二千兩丹木二千斤胡椒  
二百斤下送慰諭使量其被災淺深分等頒給之  
意分付

判府事徐俊輔隱卒教

經事 四朝逮夫寡躬年高德邵可稱人瑞今焉  
長逝傷盡何極卒判府事徐俊輔家原致賻外喪



葬之需從厚輸送事分付度支

海西水災頒下帑儲差送慰諭使教

嶺南二十七州被水之民棲遑未定而海西之巨浸又如此靜思厥咎必有所由恐懼蹙靡所爲情今夫漂頽與滄傷已無可及而實穎實包之穀全無終歲辛苦之功則彼子遺呼號之類將安爲食念之又念寢興不便結構恤典等節道臣與邑守爲先加意料理迨此未寒之前使之奠居毋至有散而之四之患滄死人生前身還布依例蕩減災民慰諭與嶺南何異而畿內邑驛之此時供億

不可不念以道內秩高守令慰諭使差下口傳單付罔夜治發而內下帑銀一千錠丹木一千斤胡椒三百觔慰諭使與道臣斟酌其被災淺深一一曉諭分給事分付

諭嶺南海西慰諭使教

歲一水旱天時運行也若極備而極無則災異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百姓安堵不知水旱之苦上能修省而下能備豫故也今夫嶺南海西巨浸挽近罕有憂之如何如堯如湯而已漂戶滄人已令慰諭使躬檢其埋瘞結構之方而嶺南



之行屢經旬朔未知歷到幾處而所結構者爲幾戶所拯瘞者爲幾人而節候漸屬寒涼哀我赤子失所非命之類何以掩骼何以庇身乎念念及此夙夜耿耿道臣守牧遇災措處似當靡不用極而茲用再告竭乃心思俾生者奠居而死者得藏無有一夫一婦流離咨嗟之患事廟堂措辭三懸鈴行會於兩道慰諭使及道臣處其間形止陸續馳聞

畿邑還耗分數蠲減教

仁寢緬奉萬安愴幸交切連年大役畿民之竭力

奔走已極矜念况此交廣兩境其所疲困當復如何今年還耗折半蕩減 鞞路所經坡州高陽楊州始興果川五邑五分二其餘諸邑三分一蕩減以示朝家憫恤之意事分付道臣使之星火知委忠獻公朴準源特施不祧之典內外祠版致

祭教

仁寢舉下之禮順成予小子愴廓之私如何可言三十四年郵隆之化百世於戲不忘而朴忠獻輔導之功尚有宮中之傳誦者中外之論當無異辭特施不祧之典內外祠版遣承旨致祭



畿內諸邑減耗以稅大同準折蠲蕩教

昨見籌司草記則畿糴減耗事可謂有名無實是豈特蠲之本意而畿民之失望當如何廣州一府則容有下究之意依前舉行其餘諸邑並依所減還耗之分數以稅大同準折蠲蕩交河則依廣州折半之例亦以稅大同減捧事分付

大王大妃殿寶齡六旬有九 王大妃殿寶齡五旬稱慶教

昔我 英宗以 仁元聖母寶齡明年七旬乙亥上元稱慶陳賀矣今我 慈聖殿下寶齡明年亦

躋 仁元聖母六旬有九稱慶之歲此實國家稀有之大慶且 王大妃殿寶齡恰躋五旬兩大慶之湊在是年予小子愛日難老之祝不能名言闡徽之典縱體謙衷而戊戌已行之禮今宜敬遵明年月正元日當親進箋上表裏矣告布之節依例磨鍊事分付儀曹

大王大妃殿進饌教

東朝明年稱慶之節纔有下教而予小子岡陵無竊之祝遇慶益慶容有可旣哉飾慶之舉固當靡不用極而間以此事有所提達則以國有大役之



五聖御製卷之二  
二十九  
餘切勿舉論爲 教撫謙之盛敢不仰體而小子  
區區展誠之道亦何以自己乎當於春候稍鬯之  
時自內進饌矣是所謂洗腆之禮矣日子以三月  
旬間擇入而如或少涉於張大則有非所以仰體  
慈衷之意外方女伶不必知委來待外此諸般舉  
行令該曹磨鍊

大王大妃殿進饌日並進 王大妃殿教

東朝稱觥之節纔已傳教而 兩慈殿慶年湊在  
是年予小子歡祝之私何可形喻 大王大妃殿  
進饌之日當並進於 王大妃殿矣諸般舉行依

此磨鍊

陵 園官拿處教

丁巳

邱木之愛貴賤無間雖一枝一葉之或有枯損子  
孫之心猶爲如失而况近五百年或二三十年禁  
護而長養者斧斤狼藉全局童濯思之及此不覺  
驚悚而傷痛將如之何舊斫年條雖曰難辨新斫  
之痕尙可易究 陵 園屬秋曹一一查問得情  
陵 園官使之交相替直而令該府拿問定罪雖  
以地方官言之 英 寧兩陵逐年補植既有年  
前定式則設有犯斫之弊亦宜有培茂之處而一



切無之其舉行委折一體拿問以聞

金魯敬復官教

純宗大王癸巳處分洞燭此家冤狀昭晰無餘則有以仰日月之明而及夫庚子再發之論又爲近二十年之久此不近於一事再勘乎况因此而使貴主祠版流寓棲屑香火殆絕者豈仰體 英廟止慈之念而 純考全保之盛哉金魯敬特復官爵

式年京外試官擇擬飭諭諸道主試道臣教從前科飭雖知其空言無實而今又不能自己者

或冀有萬一之效也廷臣中擔當主司不欺心而恢張公道者亦豈無人毋論京外試官各別擇擬雖以舉子言之皆他日需世之人而先失士子之行自犯欺君之科則立身事君之後何以責人也然此不但爲舉子之罪畢竟則罪在試官自廟堂除尋常飭諭亦措辭行會於諸道主試道臣處

八路祭需錢蠲免教

八路祭需錢今當收斂矣嗚呼爲斯民如傷若保卽惟我 大行大王大妃殿六十年如一日之聖念矣予小子今雖哀遑之中苟有一分爲斯民



紆力之事則實爲順志於於昭 陟降之道八路  
祭需錢特爲蠲免使度支代用事分付

飭諭廟堂教

才以安民保民之意有所下諭者而此我 大行  
慈聖六十載盛德至善也予自嗣服以來常懼不  
克負荷大小機務悉仰稟裁小子之免有大戾寔  
我 慈聖賜也惟天降割奄罹憫凶諄諄然耳提  
面命遂無更承之地慟寃罔極此何人斯顧今安  
民保民之事尤不可一日暫緩而若夫所以安所  
以保者以實心行實政而已君臣上下苟不以至

誠講究則彼至愚而神者豈不知誠與不誠乎熒  
熒含恤之中予所仰成者惟廟堂是耳苟利於民  
勿憚煩奏可以節省者節省可以矯揉者矯揉可  
以蠲減者蠲減毋使一民或有棲遑失所之歎且  
念生民休戚專係守令守令黜陟亦在監司則貪  
墨之肆行不獨爲守令罔赦之罪爲監司者其可  
曰不知乎亦自廟堂關飭八道道臣四都畱守處  
交相勉勵期有實效

大王大妃殿寶齡望六進表裏教

明年 大王大妃殿寶齡望六之年也宜舉節慶



之禮庸伸頌祝之忱而自內屢有仰請而此時哀  
違罔極之中終靳勉從之音到今道理承順爲先  
當於月正元日只進表裏矣告布之節令儀曹磨  
鍊以入

永安府院君內外祠版致侑教

予小子自遭巨創以來熒熒含恤靡所止泊日前  
進香 殯殿益切寃慕我 慈聖陟降之靈亦當  
眷眷依戀矣而至哀之間驚慟悲憾神人一理永  
安府院君內外祠版遣承旨致侑少伸予一分情  
私祭文當親撰以下矣卒哭後舉行

因山後市民貢人徭役蠲減教

今番舉士軍之奔走竭誠殊庸嘉尚而最是市民  
之效力有不可不念且貢人輩待令進排之際亦  
必有弊令廟堂舊遺在及徭役量宜蠲減以示朝  
家顧恤之意

廣州等邑便民事令廟堂從長稟處教

大禮克襄慟廓采切浩繁之 陵役雖是都監舉  
行畿民之許多貽弊難保其必無况又廣州之專  
當者乎向以從當示意有所下教其在軫恤之道  
何用常例該畱守既兼備堂使之就議大臣凡屬



便民之事量宜區別期有下究之惠 鞠路所經處與各項進排邑亦不可不念並令廟堂從長稟處

飭科試教

戊午

日前以科試恢公之意有所飭諭於筵中登筵諸臣庶悉予心而科試之公不公國脉之延促係焉簡拔賢能以爲他日需用之資者卽設科本意伊來百弊滋生爲士子者初不程習舉業惟鑽刺爲事爲試官者亦不顧念國體惟干囑是視每經一番科試輒致一層沸鬱朝綱之隳弛國事之泮渙

羣情之泯棼未必不由於是興言及此寧不慨歎主司之臣苟能精白淬礪先去胷中之一私字何患乎人材之不進士趨之不端民志之不靖國勢之不尊乎如未然者只見其如水益深駸駸然至於淪胥以敗而後已矣咸悉此意以爲對揚之道

因雷異責躬求言教

節屆收藏夜來轟燁此豈無所以而然也一則由予不穀也二則由予不穀也藐予不穀托于兆民之上夙夜憂懼罔敢自逸而奈之何治不後志庶事叢脞風俗日下而莫之挽回紀綱日紊而莫之



振刷貪墨日行而莫之懲勵奢侈日勝而莫之禁  
抑以至賦役偏重民生之倒懸莫近日若也上天  
至仁警告之提撕之安得不如是丁寧乎滿心驚  
悚繞壁不寐責躬舊例不可以應文而廢之自今  
日減膳三日以伸敬畏萬一之忱若夫修省之策  
君臣上下之所共勉戒者也凡我大僚三司及在  
野之臣咸言闕失毋有所諱

飭八路方伯守宰教

已未

予於筵中有所喻於大僚矣民惟邦本本不固而  
能爲邦者予未之聞也惟我八域生靈卽 祖宗

朝赤子也無告顛連溝壑在前是誰之責是誰之  
咎饒居之戶剝割太甚至窮之民賦役偏重在在  
荷擔若不保朝夕言念及此寢食靡甘夫廟堂方  
伯之綱方伯守令之綱而大小佻泄不思所以懲  
創則顧予否德凜乎兆民之上誰與共天職而子  
庶民乎階前萬里無遠不燭予雖不及古昔哲王  
八路方伯守宰之臧否清濁自有這這入聞者書  
諸寢壁常目在之凡有犯科者焉敢誣也固當一  
一摘發律以當律而姑以令申之義茲有別飭廟  
堂糾飭方伯方伯按廉守宰其不能事事者及怙



終不悛者不待考績之政可罷者罷之可罪者罪之使斯民安其業樂其生卽目下急先務也如是飭諭之後若或不信朝令竟無對揚之效則今日朝廷亦有臣分乎廟堂以此傳教措辭行會於八路四都道守臣

飭方伯守令教

庚申

予雖深居九重八方民生之日益困瘁自有所入聞者矣環海蒼生何莫非列聖朝字惠養育之赤子而今爲貪吏墨倖之所剝割攘奪富民無不蕩析殘民莫可支保控訴無所惟是塗炭溝壑而

已思之及此寧不痛心今之爲守令者循良廉謹豈無其人而多是無憚無畏縱慾橫恣以黷貨肥己爲能事爲得計相奏臺論營貶繡斥非不相續而一邊行遣一邊贓污此皆由於朝綱不立邦憲不張之致也今若一任其所爲不知稅駕之所自今守令或有因獄訟因債逋而濫徵一錢一布於常稅正供之外者道臣廣加廉探勿論多少隨聞立啓以爲大懲創之地以謝我呼冤之窮民而若復拘於顏私匿不以聞是非但有負國之罪將以何顏而立於朝乎且雖欲掩護階前萬里自當明



見

飭畿湖還弊教

近來還弊無邑不然而聞畿甸與湖西爲尤甚云如是而民何以支保乎此非一政令所可釐抹者廣採民情叅互邑勢然後或更張或矯整以爲其次牽補之道若一年二年弊到莫可何之境則民與國其將俱病矣道臣使各該邑守令爛商抹弊之方修報上營後轉報籌司大臣與諸備堂發謨慮具意見俾爲裁處之地

純祖大王 純元王后追上尊號儀節擇日

舉行教

明年卽我 純考御極元年之回甲而亦我 聖母舟梁六十年也羹墻之慕霜露之感何歲不然而以予昊天欲報之心凡屬揄徽闡美之事雖無於禮之禮猶可義起而行之况有我家已行之儀乎今當 光御之舊紀誕行崇揚之懿典則非惟予小子追感之誠庶得以少伸亦可以慰八方黎獻親賢樂利之思問于大臣國舅禮堂一辭詢同純祖大王 純元王后追上尊號儀節令儀曹擇日舉行政官牌招開政都監堂郎差出



及聖朝卷之二  
飭式年科試教

辛酉

大比行將不遠矣昨秋飭教既嚴且切則凡厥主試者想必惕念對揚而一或反是則其可曰人臣之義乎雖以士子言之不務功令徒事鑽刺毋論京鄉滔滔然矣稍欲自好者其肯相與爲伍乎此而不痛革舊習綱紀無可張之日而亦在主試者之公與不公待京試官差出自廟堂面飭以送亦以此意行會於各道道臣及評事處

飭生進覆試教

生進覆試只隔一日姑未知究竟試取之如何而

天命之眷顧在此人心之蕪嚮亦在此曰公曰私之際有以判國家之安危矣忍以此時而敢以私意叅錯於其間乎至於關節而通之物色而取之此固士趨之不正也試體之不公也夫奉君命試多士果何等地而循私蔑公無所顧畏則謂予一人可以欺蔽而然也人臣分義安有是理且科場行貨決非士子之道而近或有聽聞之可駭者蓋悖類匪徒甘言利誘因其偶中騙取人財而噫彼鄉外未經事者墮在圈套中遂莫之覺察此而不嚴加禁戢尙可曰國有法乎申飭刑漢兩司及左



右捕廳雖於事過之後各別譏訶這這捕捉與者受者並施當律事自廟堂分付

領府事朴晦壽隱卒教

此大臣恬雅豈弟之姿端詳謹慎之操寡人之所倚毗也朝野之所想望也昨因醫官之啓雖知證形之沉綿平日精力尚有可恃許解相職爲便調理遽見逝單重爲愴盡卒領府事朴晦壽隱卒之典依例舉行成服日遣承旨致祭祿俸限三年輸送嗣孫待闋服卽爲調用

因雷異減膳教

邇來冬候之太暄已有乖於時行之令而轟燁之異又在此際災不虛生豈無所以而然也藐予小子寡昧否德上不能對越天心下不能懷保民生丁寧警告不翅若耳提而面命懷惕憂懼曷敢自已自今日減膳三日庸伸予一分懋對之忱

領府事鄭元容文科回榜日親授几杖教

壬戌

領府事今年恰滿八耄而唱名之星紀又一周矣齒德俱邵福祿並臻歷事四朝旣康且寧此卽邦家之瑞也予之所倚毗朝野之所歌艷者而况其科名之爲純考舟梁慶科乎年與位之如此



大臣處地者得蒙几杖之賜厥有故事之可按矣  
尊年盛典何可不施於元老元輔乎回榜日當親  
授几杖矣袍帽花蓋令各該司照例舉行衣資宴  
需令度支從厚輸送仍遣承旨宣醞賜一等樂庸  
賁稀有之盛事以示優異之特禮亦將此意先遣  
承旨傳諭

八道三政設廳釐整教

近日三南民擾幾乎無邑不然是誠何等變怪也  
中夜屢興繞壁不寐者久矣嗚呼斯民也三代之  
所共由而行也苟能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得以仰

事俯育安生樂業雖或有一二頑悖之徒齧牙其  
間豈胥動而爲此哉貪官墨倖之所侵虐奸鄉猾  
胥之所誅求切骨之冤剝膚之痛求死求生之不  
得自不覺其犯分干紀之歸究其情則亦云憾矣  
先祛疾痛之弊次懲煽動之罪此在治理較然明  
甚而知如是爲病不如是爲藥亦豈予心之所安  
也凡係民事大去處卽唯曰三政焉而雖以亂民  
所謂革弊云者觀之其所藉口者未嘗不在於此  
紊緒亂麻固匪今斯今而弊到極處不可無改絃  
之舉八道三政令廟堂設廳講究可以釐革者釐



革可以矯整者矯整俾彼顛連呼號之類皆有以奠安休息均被一視之政

各邑書院賜額外庚戌以後勅建處並撤享教

尊慕先輩餼享俎豆國家寓崇報之義士林有矜式之所未嘗非良法美制而末流之弊駸駸至於莫可救藥之境觀感興起尚矣無論傾軋爭競於是乎生設院本意豈容如是此所以疊設與新建自有 祖宗朝厲禁之成憲者也挽近祠廟之設殆無邑無之其所爲弊有不可勝言者不得不有

一番處分然後可以重祠典而端士趨各邑所在書院中賜額外庚戌以後十三年來勅建處依定式並令撤享事該曹知委各道

領議政鄭元容躬迎教

領相之尚不筵朝爲國事甚悶然矣傾嚮愈摯持守愈堅勉回之道唯盡在我恩禮而已明日當躬迎矣治道橋梁斥堠等事並置之先後廂軍兵及侍衛從略磨鍊

三政損益詢問諸儒賢教

林樊講道之士不肯出而仕者此其故何也職由



寡人之不能至誠向學實心求治而然尚誰咎哉  
雖以目下事言之吏不稱其職民不安其業涿礪  
無望拯濟沒策譬如大病之人危證敗兆日異而  
月不同宜其良醫之望而走也曰軍政曰田政曰  
糴政是爲民國大關係而苟欲矯揉有不可獨運  
於上故使之開局商確亦已詢及於在朝在野矣  
今日諸儒賢窮經力行其必講之有素因革損益  
之際悉陳無蘊用副眷眷求助之意亦須幡然筵  
朝出入左右啓予沃予以幸時艱

元供上外移屬加定名色並出給特下帑錢

### 教

民事之哀痛國計之板蕩未有甚於此時矣苟有  
一分利益於民國事計予何所惜元供上外前後  
移屬加定等名色一並出給以補經費之萬一而  
特下內帑錢五萬兩自釐整廳量宜措處如是之  
後內而各營各司外而方伯守宰若不撙節財用  
殫誠對揚則予將誰恃而其於民國何須體至意  
期有實效事亦自釐整廳措辭分付

### 禁飭土豪武斷教

土豪武斷之弊前後禁飭不啻屢遭矣蓋其締結



吏鄉侵虐小民富者而蕩其家產貧者而離厥鄉  
井在在愁怨有足以上干天和此固朝家之常所  
痛惋者也哀彼許多赤子既不免貪吏之所剝割  
又從以見困於此輩則其將何計聊生乎萬一有  
復踵前習者是化外之徒也道臣指名狀聞如法  
勘處若或拘於顏私掩置不聞該道臣亦難免譴  
責自廟堂行關八道四都揭付坊曲俾無一民不  
知之歎事分付

濟州亂民令廟堂稟處教

癸亥

自遣察理之行爲島民地心焉憧憧卽見查啓悖

習胡至此極設有冤苦之端豈無呼訴之道而嘯  
聚徒黨凌犯長吏至於劫奪印符之境長吏之罪  
固無可言而曾謂淳厚之俗有此獰頑之舉乎痛  
駭之極寧欲無言罪魁雖已用法同惡亦有當律  
令廟堂稟處

永恩府院君金汶根隱卒教

敦厚之姿可以範世遠大之識可以宰物若夫忠  
愛之性義理執守之確卽此家家法而謹慎儉約  
四字奉我 慈訓蚤夜服膺十有餘年如一日矣  
况年前一疏又可以有辭於百世之下者乎予小



子倚遇委毗之隆不但爲其處地而然耳病患沈  
篤非不慮念而豈意今日逝單遽至乎震盪之極  
無以爲心卒領敦寧永恩府院君喪東園副器一  
部輸送成服日遣承旨致祭仍令恤孤賻襚之需  
從優輸送祿俸限三年仍給禮葬等節照例舉行  
易名之典不待狀成服前議定



